婦女共鳴

第五卷第六期

評話

內戰乎？抗日乎？

石晉

自從中央祭胡八代表離粵返京之後，報上卽傳出西南『異動』的消息。連日戰雲瀰漫，驚報頻傳，而國內一片反對內戰聲，更是震耳欲聾。

中國今日之不堪再有內戰，乃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全國人民之不願再見內戰，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然而何者爲內戰，何者爲非內戰，此中鴻溝，必須劃然分淸，在民族抗戰圖存已到最後時機的現在，更不可不加以劃然的分淸。

西南此次出兵北上，其目標究屬何在，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其詳；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從下列標準中認辨其爲對內抑對外：

（一）就其過去和現在的言論和主張看，是親日的抑還是抗日的；

（二）就其過去和現在對於敵人的態度看，是奴顏婢膝的抑還是不屈不撓的；

（三）就其過去和現在對于愛國運動的態度看，是一味壓迫的抑還是贊助或至少放任的。

西南在上述標準中所獲的答案如果是屬于前一種的，則此次出兵之爲內戰，雖百口而莫辯。反之，如果所獲的答案是屬于後一種的，則必爲抗日而無疑。假名抗日實行內戰者，固將爲舉國所共棄；加罪內戰實行壓迫抗日者，亦必將爲舉國所共棄！

第五卷 第五期

徵文 內戰乎？抗日乎？……石晉
月評 爭取代表名額以前……石晉
還是么僞……所非
評話 紳士們的矛盾……秋草
民族危急與婦女當前的任務……白雲
婦女與婦女刊物……沈微英
婦女勞働問題及其補救方法……婁長鳴
蘇聯婦女的地位……伶蘇
給太太薪水……胡青
爲長沙婦女請命（通訊）……螢恐
起來上救亡運動的第一課（讀者吶喊）……佩如
算不淸的賬（漫畫二幅）……苑青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問初譯
全國婦女國民大會競選會告姊妹書
婦女消息……
同性相騙（雜感）……家玉
實生活 中學生活的片段……乃化
我從家庭到社會的經過……期平
阿生嫂（短篇小說）……洛葉
理想中的女人（對話）……小口
走得高山有平地呢貧貧（詩三首）……心月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小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爭取代表名額以前

石香

近來婦女界有一件大事，這無疑地是婦女團體要求國民大會代表名額的運動。據全國婦女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通電（見六月十五日時事新報）所舉，此次向中央國府提出四項要求，即：一、請依照農工商教等團體例，規定婦女團體爲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的單位；二、區域選舉職業選舉中的代表，應規定男女代表比例數，至少婦女代表應佔三分之一；三、在特種選舉中，指定代表候選人及選舉代表，應按照比例，使特種區域婦女，有代表出席機會；四、中央國府，應于代表選舉法施行細則內，規定選舉婦女代表辦法，予以補救。

尹文子曰：『法貴綜覈名實』，任何法度的制立，必須瞻顧事實；否則，其結果不流于削足適履，即流于廢紙具文。此次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雖並未定有性別的制限，在理論上似無男女不平之處，然而一察實際情況，則佔多數代表名額的區域選舉中有候選資格的鄉、鎮、坊長，在目前幾盡爲男子，在職業選舉中有候選資格的各法團的職員，又幾盡爲男子。男子既佔盡此類地盤，試問女性候選人更從那裏去產生？國民大會，顧名思義，是國民的大會，應使全國國民有直接或間接參與會議的機會，現在將半數國民的婦女摒諸實際候選權之外，而非成了男性國民大會，半國民大會？婦女除非甘心受欺，知足於虛僞的男女平等之原則，自非起來力爭不可！這是爲了國民本身的義務和權利，爲了代表選舉法的綜覈名實！

雖然，我們對于競選的姊妹們以仍不能無言。首先我們應認淸：舊皮袋裝不得新酒；欲求在錯誤中謀補救，惟有招致更大的錯誤。現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明文規定候選人爲各縣的鄉、鎮、坊長以及各職業團體的職員等等，而其程序，又爲各縣各團體提出候選人之後，由省政府核減五分之一，再由中央核減至三倍于應出席代表名額，然後始由國民就中選舉。誰都知道所謂鄉、鎮、坊長，無非是變相的官，而職業團體（自由職業除外）中的職員，事實上又多由又官所包辦，再經過官廳和黨部的兩度『核減』，其不官也幾稀，無待申說。婦女要求在這樣的表民裏官的選舉中獲得比例的候選額，則縱令一切如願以償，其結局也不過逐走幾個男官，添進幾個女官罷了，對婦女大衆無所裨益，不亦大背要求的初衷？所以我們希望力爭婦女代表名額的姊妹們，把這個運動提前一步，由眞正民選的爭取以求得問題之徹底的正常的解決。

還是乞憐

所非

在太陽旗掩護下的華北走私狂濤繼漲增高聲中，而平津、長城要隘、及平漢、津浦、北寧、平綏等鐵路總滙，又以龐大精銳的『皇軍』壓境間了。這是敵人併吞中國更進一步的實踐與開展，凡是有知覺的人，無不皆裂髮豎，感覺着不可超越的嚴重性與憤慨。然而，我們當局所表示的，除了一紙抗議書之外，却還是絕無僅有的懇摯的乞憐。

五月廿五日張外長在紀念週上演講中日問題，不特絕未對日方的暴行予以指斥，且聲聲不離乎恢復和好，苦苦哀求其心回意轉，甚至不惜發言，爲鄰國之安寧而剿共，求一國的諒解，而杜絕他國的援助。所謂『中日間縱不幸而有嫌怨，則世上無百年之仇，其間自有恢復和好之道。……倘日本眞欲與中國提攜，則一轉念之間，一舉手之勞，此種情勢，立可改善』，充分證實了第一點。所謂『中國一部份地方受共匪之侵擾，日本引爲關心之事，……是爲我人所深切了解者。故數年以來，中國政府已竭其全力從事剿共。……我人不談合縱連橫之說，不圖遠交近攻之策』，露骨地說明了第二點。

羊豕臨屠，尙且圖作最後的掙扎，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和四百兆人口的民族，難道就只會在敵人的刺刀前跪泣靜待宰割麼？

紳士們的矛盾

秋草

中國如果有國難，當以三個時期爲最嚴重：一是民國二十一年夏，二是民國二十一年冬，三是民國二十五年夏，也就是目前。

民國二十一年夏，馮玉祥組同盟軍收復察北四縣，風聲所波，『察（紳士們）情』惶惶，紳士們藉機酷意，大興問罪之師。民國二十一年冬，『閩逆』倡亂福建，政府討逆之令未下，而紳士們已『義憤』塡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近來『叛將』崛起兩粵，中央尙在和平勸導之中，而我們可敬的紳士們，則已呼號奔走，發爲痛哭流涕洋洋灑灑的宏文了。紳士們大率爲社會上的領袖之士，平日最知自重，而於『鎭靜』一道，尤其獨到的功夫。例如去年日本逼令中央軍隊南調，撤銷平津各地黨部的時候，舉

國憤慨，獨我們的紳士們，熟視無視，毫無表示。去冬日本駐華大使公然向我政府提出那滅亡整個中國為日本保護國的廣田三原則以後，全國譁然，而我們的紳士們，也噤若寒蟬，不則一聲。甚至最近日本擅自抽調五六萬大兵來華，實行武力佔領平津，控制長城各口及各大鐵路車站，激起全國一致的憤怒，而我們的紳士們，也能高枕無憂，若無其事。現在紳士們居然如此慷慨，一致動員，當可想見國難的嚴重了。茲將紳士們的慷慨激昂，駢四驪六的通電，摘要於後，以見『義憤』的一斑。

一、兩廣出兵的目的　據紳士們的意見，『救國必須有整個之方針，若徒逞熱情，單獨出動，則國家軍隊，已失統一指揮，自暴弱點，尚復何抗敵救國之可言』？因而斷定其出兵之目的為『藉抗日救國之名，行箕豆相煎之實』。『所謂抗日救國號召於天下者，乃實行敵人以華滅華之狡計而已』。而出兵者的用心，『殆甘遂敵人裏應外合之毒策，步殷逆汝耕之後塵而已』。

二、出兵的結果　兩廣單獨出兵的目的，在紳士們看來既然是箕豆相煎的內戰，則其結果，必然的歸為『禦侮適足以自侮』，『不啻為敵人遙相呼應』，甚至『陷全民族于滅亡』，『斬絕國脈與民命』。

三、紳士們呼號的動機　紳士們既多為『鎮靜』之人，何以此番竟如此煩躁，不惜賢勞呢？這其間自有大道在。據其表示，有的是為『愛國不敢後人』；有的因『睹此危局，難安緘默』；有的則為『愛護國家民族計』；有的則因感于國民責任之重大，『不應坐視亡國而不言』。

綜觀上述，可謂無不頭頭是道，語語成理。然而我們仍有大惑不解者在。我們記得當每次國難前綫發生被敵人武力侵略事件，後方將士慷慨請纓或主張武力抵抗的時候，紳士們往往在高樓上發出『高調』的譏嘲，並編製什麼距離國難前綫愈遠，其調愈高的說頭，推其用意，大有按兵不動徒托空言，有心抗日何不北上一試之概。現在兩廣出師北上，聲言抗日，而我們的紳士們，卻反感覺『震駭萬分』，認此舉『不啻與敵人相呼應』，『以全民族作孤注之一擲』，從而大進其『懸崖勒馬』的『忠言』。前後矛盾，一至於此！紳士們縱食言而肥而全忘了自己昔日的『低調』；然而中華民國的地圖，總無法南北倒置；國難前綫既然在華北而不在華南，紳士們總不能教人化作飛鳥，繞道太平洋入渤海而北向抗日吧？

『發兵千日，用在一旦』，紳士們的矛盾，除此之外，我們實無法加以解釋。



民族危急與婦女當前的任務

白雲

在目前只要不是神經麻木的人，誰都可以感覺到敵人進攻是更加猛烈，中國民族的危機已達到空前未有的階段了！從軍事與政治方面說，在華北自冀察當局密秘地與敵人訂立「防共協定」壓迫和屠殺參加愛國運動的青年，替敵人開闢了侵略的道路之後，敵人就立即實行武裝佔領的步驟。最近日軍增駐華北的軍隊，不僅在數量方面巨大，即質量方面亦非常可驚，因這次來華的日軍完全是從全國最精銳的部隊裏抽調出來，而且是依照戰時的編制，附有化學隊、飛機隊、坦克車隊、騎兵隊等等。據密勒氏評論報的估計，這次來華的日軍，至少可以抵擋中國軍隊十八萬人。敵人在華北增加了如此巨大的軍力，它現在不僅直接佔據了華北各重要地帶，直接控制了平漢、津浦、北甯、平綏四大鉄路，造成了進一步威脅內地的形勢，並且最近壓迫宋哲元把二十九軍退到冀南，並唆使老牌漢奸石友三組織「防共軍」三軍團和授命曹汝霖陸宗輿等著名的賣國賊，重新鼓起新的自治運動。當然，敵人這種舉措，都是表現華北將變成第二個「滿洲國」，華北將被其整個佔領的先兆。其次，在內蒙方面，敵人亦施行同樣積極侵吞的政策，如最近察北方面的傀儡軍李守信與張海鵬兩部，在日帝國主義唆使之下逐漸向西南推進，準備由察西進佔察東。日帝國主義最近更威脅利誘德王，積極編練蒙古軍隊，準備侵佔平綏鉄路與河套一帶，企圖造成內蒙獨立國。眼看着整個內蒙，又要被敵人吞併下去了。

實際上，日帝國主義不僅在華北方面進行軍事政治的侵略，即在華南，亦採取同樣的政策。自去年召開華南領事與海陸空軍部之海外聯席會議和熱帶產業會議之後，便確定了南進政策。南進政策的主要對象，當然為中國的福建和兩廣。其實，最近福建自治運動更加猖狂了，日帝國主義有計劃的指揮日台浪人，勾結着中國無恥漢奸，組織所謂自治軍，醞釀着「自治」，在華南的危機日益深化，自治運動更加進展，第二傀儡國將在

華南實現，已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了。

敵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它的進行，並不局限於軍事和政治，就是在經濟文化方面，亦莫不如此。例如近來愈鬧愈烈的走私事件，自去年八月至今年四月，據統計，中國海關稅收因走私而損失的數目，已達二千五百萬元之鉅，最近走私事件更是突飛猛進，據統計，四月一個月期間，海關減少收入卽達八百萬元。實際上這還不過是海關方面損失的數量，如果拿民族工商業和整個的國民經濟方面來計算，那就更加大得令人驚駭了！如上海方面六十餘家糖行因私貨仇糖的大批運入，而全體無法經營，天津六家紗廠已因走私擠倒了三家，其餘三家亦苦無法維持。華北各麵粉廠因走私盛行，以致虧折不堪；河南人民所吸的紙煙，都是日本貨；上海二十一家人造絲工業，織絲機二萬部，均大多因走私事件發生而相繼停工，現在僅殘存六七家工廠，織絲機竟縮減至三四千部。此外如水泥、棉布、棉紗、火柴、海味等工商業，大部因私貨盛行而相繼賠本，無法支持，就是金融業，也因各工商業衰頹崩潰而間接方面受到影響（參見最近讀書生活走私事件）。尤其是最近敵人在華北、華南、上海組織的大規模的走私機關，準備作有計劃的走私，和武裝包庇走私等等，更使走私的範圍擴大，私貨像狂流一樣氾濫全中國。如果走私繼續遲延下去，結果終必造成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破產，中國人民的生活更加惡劣悲慘，那是勢所必然的。至於在文化方面，敵人更未曾稍寄忽視，最近敵人文化侵略更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聰敏的敵人，已感到光用尊孔宣揚中國古聖先賢的陳腐學說來麻醉中國人民已經不夠，因而更擬定文化侵略的新方案。這一新方案的內容，據同盟社發表，有下列三點：一、計劃在中國各大學設立日本語講座，和日本文化講座；二、計劃實行中日私人團體間的經濟與文化合作；三、計劃在中國各地設立日本文化圖書館，積極介紹日本文化斡旋中日體育運動，演劇藝術之交換，並決定將對華文化侵略基金由三百萬元增至四百萬元，並擬以四十萬鉅款收買中國文化漢奸，實行奴化教育。

在敵人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加速進攻和侵略的情勢之下，無疑地，中華民族的危亡，已達到最後的關頭了。在這樣危急萬狀一髮千鈞的時期，我們當局者不僅不去組織人民，集中全國的力量，領導人民作挽救整個民族淪亡的抗戰，反而極端壓迫人民的愛國運動，解散人民的

救國團體，封閉人民所發行的宣傳愛國思想和言論的刊物，逮捕和監禁參加救國運動的無辜人民；然同時對于敵人，却竭盡委曲求全的能事，最近外交當局仍高唱其『中日親善』的老調，這種顯然違反民族利益和人民意志的舉措，已使全國人民由失望憤怒達到無可容忍的境地了！

全國婦女大衆們！在民族危機到達這樣嚴重關頭的時候，我們應當認清：在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實行全國一致的英勇抗戰。為着實踐這一道路，我們必須協同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迅速執行下列的任務：

第一、我們應當要求當局，立卽放棄妥協不抵抗的政策，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武裝保衛華北、華南、內蒙，我們應以武力來對抗武力的侵略和佔領，以武力驅逐敵人出境，撲滅與敵人勾結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漢奸。

第二、我們要立卽發動全國抵貨運動，以不買、不用、不運的全國人民一致抵制的有組織的行動，來消滅敵人惡毒的走私政策。

第三、我們應當迅速建立女性文化人方面的統一陣線，建立民族文化的堅强堡壘，應當集中火力去消滅漢奸文化，奴隸文化。

第四、我們應當立刻破除一切成見，在救亡圖存的總目標之下，不分黨派的聯合起來，以集體的力量來反對任何足以耗損民族實力的內戰，以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力去粉碎敵人各方面猛烈的進攻和侵略！

第五卷、第五期

每月評話
紀念五月
憲草公佈
悼胡漢民先生
蘇聯獎勵生育
統一陣線女性文化人
婦女對未來世界大戰應有的認識
半世紀以來婦女的變遷
蘇俄的戀愛生活
靑年時代的日本婦女
論解放奴婢（下）
感恩月（漫畫）

石石草古碧李謝麗丁靜
蘭
音音秋然雲華嵐沙孃韭幻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 開到譯
婦女消息
小黑衣使者的生活（實生活） 芸娥

文藝
機會（短篇小說） 落葉
招魂（詩） 長庚
玄武湖閑寫（隨筆） 紅葉
愛香的故事（短篇小說） 乃化
線絲女（詩） 長庚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萍野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出版

婦女與婦女刊物

沈微英

婦女們現在已站在生死存亡線上了。除了蘇聯的婦女例外地在和蘇聯的男子享受平等待遇，做同樣的工作享同樣的權利之外，全世界的婦女，幾于無處不現出焦頭爛額的困狀。美國雖則素來標榜平等博愛的國訓，然而最近他們却也剝奪婦女的職業來救濟失業的男子。男子們嫉視職業婦女，痛施攻擊，把所謂社會墮落的罪名，一故腦兒都推在婦女的身上。德國不必說，有希特勒的斷然手段，迫令婦女回家庭去。日本，則更精密地奴化婦女，把女學校中算學英文等科目完全取消，添加家事瑣屑項目，減低其他一切課程。其他各國，當然風氣所播，羣起効尤。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婦女們到什麼地方去立脚呢？

我們展眼東西各國，回頭反顧自身，又怎樣呢？整個中華民族已陷于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了，婦女是全國民衆的半數，站在先進地位的男子，理應領導伊們共同起來做救亡的工作，喚醒婦女一致奮鬬上前爭取正義，和平。然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恰恰是適得其反。我們面前儘有不少的婦女刊物，有富麗堂皇的，有美豔雅緻的，有玲瓏纖巧的，但是試去翻一下內容，就令人啼笑皆非。這些刊物，封面上儘管時代化，滿目前進的式樣和名字；但是內容，多半是大同小異：這裏有的是『我的愛人』，『女性生活』，『桃色破產』，『典型風流』，『某小姐的噱頭』，『賢母親』，『美滿的家庭』，『玲玲的嫉妒』，『擇偶藝術』，『學府蜜史』，『接吻的衛生』，『一個裸體主義者之自白』，『丈夫有什麼好處』，『怎樣寫情書』，『狀元夫人』，『家庭經濟』一類的記載。此外正人君子辦的所謂大報，也處處可以看到耀眼的主僕戀愛及風流少奶奶等等消息。道貌岸然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大雜誌，也大書特書着摩登女郎化裝品進口的驚人數字。幽默而微笑的小刊物上，更是少不了關于婦女問題的旁敲側擊。總之，當今之世，男性的文化人，大都異常熱心于女人的討論。他們的熱心，遠勝過他們的父親祖父，這實在可以佩服敬歎的啊。然而我們却懷疑着先生們何不把這一番熱心轉用到國事上去。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考查一下這些大文章大手筆到底有些什麼影響。婦女們是否人手一篇當聖經拜讀？是否按步就班地在學習或進行這種上好

的宏旨？辜負的很，實際上一點也不。因爲根本第一中國的女人讀書的太少了，那些鄉村婦女爲了水旱天災，爲了兵官人禍，爲了帝國主義的蹂躪，終日蓬頭散髮，在啼飢叫寒中過活。無千無萬的工廠婦女，起得早，睡得晚，手抓住皮條，眼釘住輪盤，疲倦的肢體，在黑暗中和齷齪的魔鬼惡鬬。家庭婦女則忙着柴米，忙着尿屎。職業婦女担心着淘汰，担心着競爭，天天在失業的恐慌中掙扎。此外多下來一小部分達官富人鉅商的太太、奶奶、小姐們，伊們雖然坐食無事，其實伊們也忙煞：忙歌舞、忙作樂、忙隨同丈夫去開會、拍照、演講、宣傳。所以，由事實上看來，它們對于婦女的影響，確乎微乎其微。

婦女刊物如此之多，而婦女讀者却如彼之少，那豈不太辜負了有心人麼？大主筆大編輯們豈不太不識時務而白花心頭血麼？這又不然。要知婦女們雖則不看婦女刊物，婦女刊物却有着廣大的羣衆。據調査：有些婦女刊物的銷數，的確比別的雜誌銷路來得廣大。一種婦女刊物，蹈的人既然多，生意蒸蒸日上，一本萬利，誰不樂爲？怪不得文人雅士，一來便是一種，花樣翻新，層見疊出，而婦女刊物，轉眼便如雨後春筍了。好在婦女們是極其容易說話的，由你咒駡，由你殺伐，由你侮辱，伊們大多滿不在乎，一聲不則。男主筆們高興起來，儘可大胆地誇大其辭，鳴鼓而攻。何況他們還有同性們的同情聲援，實力執行。我們看見在南方有節婦會，在北方有烈婦殉夫、孝女報父仇，在江南，名人闊人，正在重建曹娥廟。總之這危難重重的中華婦女，不久就要被論爲男人們的永久奴隸牛馬了，而這些婦女刊物，就是婦女們的喪鐘。聽罷，親愛的姊妹們呀，你們作怎樣的感想呢？！

上海大新有限公司

電話九七〇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內部設備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會合路

婦女勞働問題及其補救方法

姜長鳴

一 導言

婦女勞働問題，討論的人很多，並且因爲工廠法業已明令頒佈的緣故，對于婦女勞働補救辦法，似乎很明白，無庸多贅。不過我們得明白：該法迄今沒有施行，它的功用，至多徒供人們口誦筆劃的材料而已。

本來我們知道資方爲了要求得其生產剩餘，决無與勞働者有協調的可能，要想使資方讓步而稍顧及婦女勞働者本身利益，那直是與虎謀皮。因而，婦女勞働問題，依然是整個地存在着。

二 婦女勞働的沿革

在遊牧時代，社會以母系爲中心，私有財產權還沒有建立，男女共同做魚獵工作；那時候還是一個部落的社會，正盛行着酋長制度。到了第二時期，就是從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度推移過渡的時候，人類從遊牧生活中漸漸知道了牧畜耕植，這時候的人，知道了有住居，知道了把狩捕來的禽獸，放在自己的居所，而家庭，就在莫知莫覺中，漸漸的具了形。男子們大多出外經營農、工、商業，婦女則多半在家庭內擔任紡織烹調縫紉等工作，所謂『男耕女織』，便是當時的寫照。

我國在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社會洗禮以前，所有的生產關係，都是建立在農業經濟上的；雖然商業資本在秦漢之際，也漸發達，但在素來崇尚以農立國的觀念之下，始終沒有力量傾覆農業經濟組織的可能，所有的手工業，大部份仍隸屬于農業，成爲農業的附生產；而其時轉移社會經濟的，主要者，是地主階級。

從大地主一直到富農、貧農、佃農爲止，都是穩定的在農業生產關係下生活着。婦女便成了男子的附庸，婦女永遠關在家內，守着三從四德的教條；至於貧苦的農家婦女，也只能做些無報償的烹洗縫紉工作而已。

直至十八世紀初，因爲產業革命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的勃興，婦女離開家庭的口號，纔發出了它的第一聲。

二十世紀開始之後，歐美諸先進國家，其資本主義都已到達高度的發展，大規模的工業，需要多量的人工。歐戰爆發，無數壯年男工被迫吸入戰場，後方工業頓時感到勞働人員的缺乏，於是婦女們再由於本身運動的努力，便從狹隘的家庭內，走向廣大的工場，爭取自己的經濟獨立。

三 婦女勞働概況

中國婦女勞働者的數目，還沒有經過確切的統計，按民國五年統計，從式工業中工作的婦女有二百萬，每天工作時間，在十時或十三時左右。至於婢僕方面的工作時間，大都很長，多半從清晨起做到深夜的時候止，工銀很微，微到不能維持其日常必需的費用。新工業婦女勞働者，在民國五年約有二十三萬人，不過因為近年來，婦女走向社會去的呼聲極高，和農村破產的加速，使一班貧困無以為生的婦女，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力，以所得的工銀，來換取本身的生存，所以婦女勞働者的數目，突飛猛晉，據調查，其總數約在八十五萬左右。

按民國十八年上海市社會局上海各業工人調查，火柴業女工為八十八人，搪瓷業為一八六人，繅絲業女工為一四、五四三人，棉紡業為二七、七四人，絲織業為五六六人，棉織業為七、一二八人。又據二十三年申報年鑑，江蘇九區女工為二五八、五九三人，內上海女工為一八八、一八八人，無錫女工為四二、九五九人、

這類工人的工作時間，普通是每日從十時到十二時左右，甚至有十四小時的，延長到十七小時的，但是最近已沒有這種苛刻的現象了。至於放假，中國工業界，按舊例，在陰曆初一十五，每兩星期放一天，名為大禮拜，直到最近，因為社會輿論的推進，乃改為每星期一天。此外還有所謂三日班、五日班，但工資大多極其低微，而且放假後，並不發給工資，對于婦女勞働者本身，並沒有多大的福益。

婦女工資，以江蘇為最多，每天約有四角左右，至于北方一帶，婦女工資很微，每天僅二角錢上下，甚至八分六分不等，其工資的微薄，實堪驚人。

茲將二十三年度關于漢口一地，各業工資列下：

業別	男工每月工資(元)	女工每月工資(元)
火柴業	一六、一四	一三、五一
香皂業	一五、三三	六、〇〇
棉紡織業	三一、二七	六、〇〇
織帶業	一五、〇〇	六、〇〇
絲邊業	一三、〇〇	六、〇〇
絲線業	二〇、〇〇	七、〇〇
紐扣業	一〇、八〇	一六、〇〇

糖菓餅乾業	一八、二五	一一、〇〇
製蛋業	二〇、七〇	一二、〇〇
平均	一八、六一	九、二八

根據此表所載數字，女工工資僅等於男工工資的二分之一。漢口市楚勝火柴廠，女工每日所得，僅二角錢。其次再以普通調查所得，蘇州男工每月工資爲十六元，女工爲十五元；無錫男工爲二十元，女工爲十七元一角；杭州男工爲十三元五角，女工爲十二元三角三分；甯波男工爲二十四元，女工爲九元；安慶男工爲八元四角，女工爲六元；武昌男工爲十八元，女工爲十二元九角三分；廣州男工爲十元六角二分，女工爲七元五角；佛山男工爲十二元五角，女工爲六元；汕頭男工爲十五元五角四分，女工爲八元；梧州男工爲二十二元五角，女工爲十元五角；福州男工爲十八元，女工爲十二元。

從上列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女工工資不特一面與普通工人同樣的站在被榨取的地位，同時另一面，却又與同樣的出賣勞働力的男性勞働者，有着顯然的差異。這種工資的厚薄，含有極嚴重的社會意義，姑不論其勞働力的被剝削，剩餘價值爲資方所榨取，單就男女平等一點而論，已可見其不合情理。在同樣的時間內從事同樣的工作，而報酬却風不同，這是何等違反同工同酬的定律。

四　婦女勞働問題的解決

誰都知道，要求實現男女平等的理想，惟有圖謀婦女自身經濟的獨立，而要求婦女自身經濟的獨立，又必須使婦女享有和男子同樣的勞働權利。又，婦女因爲生理機構的異于男子，自然所加予的爲母的重担，在獲得同等勞働權利之外，實應根據這特殊的情形，格外加以優待。

按照各先進國勞工法例，對于婦女勞働者的優待，都不遺餘力，儘量的求婦女勞働生活的改良。

歐洲各國禁止僱用女工的工業很多，因他們認爲女工的體格比男子爲弱，故凡過有如塵土的工業、烟氣的工業、水氣的工業、以及其他和婦女體健有損害的工業，通常如鉛礦、鋅礦、等等工業、及含有百分之十以上的鉛質的製造工業、種種含有毒氣的工業、日常如油漆等工作，均在禁止之列。例如蘇俄勞働法，關于婦女工作，曾有如下的規定：

「禁止利用婦女與年不滿十八歲者，從事有損於健康之特別困難，危險以及在地穴下而之工作。

「婦女及不滿十八歲者，均不准

于夜間作工。

『絕對不准懷孕與哺乳婦女作夜工及過度工作。

『勞力的婦女在生產前及生產後，各八星期，不得作工。而在辦公室內，及勞心的婦女，在產前及產後各六星期不得作工。

『懷孕及哺乳的婦女，於規定普通的休息時間以外，並給以其哺乳小孩之時間。』

此外英國對于女工工作的限制，規定在機器運轉時，不得令女工在發動機之左近工作，及紡織廠中之潮濕部份工作，并不得令婦女從事刷清機械等等工作。

至於婦女負過重的物品，對其健康方面，也大有妨害，依蘇俄勞工法規定，女工不得舉十磅以上的重物。

至於女工工作時間，因爲伊們負養育兒童的特殊重任，故各國法律，也有特別的規定。例如美國羅維爾（Lowell）和漫成斯脫(Manchester)的女工，在一八四六年中享有十小時工作的立法。待一八四七年，並濱夏（New Hampshire)和潘雪凡尼亞(Pensilvania)等州，都相繼享受十小時工作規定。等到一九二〇年，全美女工的工時，差不多都減爲八小時或九小時了。

英國對于女工工作時間，和美國無甚差別，不過此外還有例外工作時間的規定，如在某種工業內，工作十小時以上，但以與婦女本身健康不受損害爲原則；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六十八小時。同時僱主可于一星期之四日內僱用之，每年僅以六十日爲限。

至于女工的夜間工作，各國立法例，是大都加以禁止的。

至于生產前後的保護，蘇俄勞工法已有妥貼的規定（見前），因女工假令在姙孕期內爲過度工作，極易發生流產早產的危險。

最使我們讚美的，是日本鐘紡紗廠的女工設施，可是它的設施，不能推廣及于全國。現在將其內部組織和勞働婦女有關係的幾點，錄來作爲我們的參考。

鐘紡紗廠爲日本神戶著名的大工廠之一，其中男工一千餘人，而女工，卻有四千五百多人。比男工人數多四倍。內部包括：

(1)女工義務診療　凡女工遇有負傷罹病者，可送到工廠附近的病院醫治，所有一切藥劑、手術、消耗、飯食、滋養品各費，概由工廠支給。

(2)因工事受傷或罹病者的待遇救濟　凡工人因業務上而負傷罹疾病者，除附以酬金慰勞外，同時并指定病院，受充分治療，其一切費用，概

歸工廠負擔。若不幸因負傷或在治療中死亡，廠方應給以喪葬費及其遺族的撫卹金。

(3)孕娠女工休養辦法　凡女工屆分娩期，有七十五日的休養期，產前三十日，產後四十五日，並由各工廠附近醫院醫師和看護婦，任診視看護之責，關于藥品消耗費，均由廠方担任。

(4)患難扶助　凡工人家庭發生困難，與謀其平和安寧幸福，得由工廠廠長通知後，加以相當扶助。從業員家族疾病死亡或罹天災，則與以慰問，或給假、或延醫、或給以金錢救濟。

(5)遣散費　凡職工犯規，應受懲罰，或開除，或由廠長聲明理由，諭示辭職，但却給以遣散費。

(6)保育所幼稚園　職工服務，對于家庭幼兒撫養，常有顧此失彼之虞，因此該廠乃設立幼兒保育舍幼稚園等以代其勞。又其子弟入學，并貸以學費。

(7)工時及休息　廠中每日工作十小時，其間日中和晚上九點鐘和三點鐘，各機一律停轉，休息二十分鐘。日夜飯食時均爲三十五分鐘，並十五分鐘休息。

此外還有教育設施，如：鐘紡女學校，凡女工自願於作工之暇，研求知識的，即教以修身、讀法、書法、綴法、算術、家事、禮式、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識。書籍器具，概由廠中供給。每日上課四小時(早晚七時至九時)，又有補習教育，凡在高等女校畢業的，均可報名入學，共習三月，其課程大略關于廠務上必要的學理和實驗等。

綜上所述，世界各國對于婦女勞働的改善，雖各竭所能，然尚不能盡如人意。即如日本鐘紡紗廠，設備雖已稱完善，而工作時間，未能縮減至爲八小時，每日工作在十小時以上，而且還有夜工。在工作完成後，身體已感到萬分疲倦，再使其受四小時的教育，即令婦女自願，但事實上是否可能，不無疑問。可見婦女勞働的改良，決不是頭痛醫頭的辦法所能奏效，欲圖解決，必須追根窮源，先求其主要的癥結之所在，而予以全部的顧到。現在將個人對于婦女勞働問題的補救辦法，摘要列后：

(1)縮短工時　婦女因爲先天柔弱，且負有未來發育兒童的特殊重責，其工作時間，應縮短爲每日七小時或六小時；但最低限度，也應按照三八工作制度，享受八小時工作的權利。

(2)免除負重　婦女因爲生理機構的孱弱，應不使其做負重的工作。

(3)禁作危險工作．婦女不得從事有損體健的危險工作，如處理有爆發性引火性或有毒質的物品等等。

(4)產前產後，應予以相當時期的修養。

(5)放假以及產前產後，應照常發給工資。

(6)婦女工作報酬．應與男工同等待遇。

(7)未滿十六歲的婦女，不得從事工廠工作。

(8)婦女機續工作至五小時後，應與男子同樣有半小時的休息。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蘇聯婦女的地位

——譯自蘇聯眞理報——

詹書

全世界的勞動婦女，曾在本年三月八日慶祝『國際共產婦女紀念日』。伊們視綫的集中點，便是我們蘇維埃聯邦。這是什麼緣故呢？很顯然的就因爲蘇聯的婦女，已成爲具有完全的權利和價值的社會的成員的緣故。

蘇聯婦女——伊們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英勇的建設者，以下所舉的數字，很明白地說明了這一切。無論從那一生產部門來看，無論從任何職業分野來說，蘇聯婦女，是沒有不和男子爲伍而勞動着的。

一九三五年度蘇聯婦女勞動者和婦女勤務者的數目，達七百八十八萬一千人之多，幾乎占有全蘇維埃聯邦生產部門的就業勞動者全數的三分之一（再正確點比較，占有百分之三三·四）。而後列實例，更顯示着工業部門的婦女勞動之顯著的進步形勢。如一九一三年俄國的女性工廠勞動者的數目，不過六十萬多人；而現在蘇聯的大工業，却已擁有二百六十二萬七千人的女性勞動者和女性勤務員。

其次，應當記憶不可或忘的，便是婦女勞動力利用的範圍，近年來尤有顯著的進展。例如織物工業和成衣工業的女性勞動者數目，比較一九一三年，現在已加一倍；以前那種以『紡績女工』爲女性勞動者的唯一出路的現象，已經完全消滅了。現在金屬工和機械製造工的約百分之二十六，煤炭工業勞動者全體的百分之二十四，木材加工工業就業勞動者的約百分之四十，已都有女性勞動者插足其間了。

除上述外，如再試舉女性勞動者數十萬人所就業的國民經濟部門，雖屈十指亦尚有餘，茲僅舉其中的主要者，即建設事業四十五萬人，運輸事業三十八萬四千人，保健事業五十三萬七千人；商業機關有四十七萬三千人，教育人民委員部（教育部）諸機關則擁有婦女活動家九十一萬九千人。

蘇維埃的權力所最明顯表現於婦女的，便是給與農婦以經濟的獨立，養成伊們爲政治的、社會的潑辣的成員。而農村方面的婦女，格外是熟練勞動者的進出處，據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六千八百六十一處集體農場所調查

的結果，牧畜商品農場支配人員中，有百分之十六·三是婦女。

勞動婦女知識階級界，也在增加中。蘇維埃大工業，現在擁有女性技師和女性技手六萬六千人。又蘇俄聯邦有女科學家及其候補者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人，女醫師四萬二千零二十三人；而一九一四年俄國的女醫師數，不過只有一千九百十九人罷了。

至於婦女作校長、教授、助教的，更是日常的現象，已經成爲毫不足異的事了。據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的調查，高等專門學校和技術學校中，有婦女四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七人在求學，所以最近數年間，知識婦女的數目，已大大地增加了。

蘇聯婦女，在個人勞動力的應用，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向上以及社會、政治生活的關心等等上，都獲得最惠的條件。蘇聯政府對於妊娠、生產的補助金，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度，支出二千九百六十萬盧布，去年度的支出金，已達到二億盧布有餘。又去年度對於新生嬰兒的哺育，支出三千七百六十萬盧布；對於幼兒保育，支出四千四百一十萬盧布。又母性、幼兒保護健康商談所，授乳所、幼稚園、托兒所、兒童遊園，兒童保育所等，全國各處，都有設立。

蘇聯婦女在祖國的政治界，繼續在從事潑辣的活動。卽都市蘇維埃的議員中，百分之三十·四是婦女；農村蘇維埃的議員中，婦女占有百分之二十六·二的議席。此外，蘇聯婦女在蘇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占有一百零一的議席。

△ △ △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三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秘書處編譯股接洽

徵求

本刊徵求關於各界婦女生活的自述或描寫。凡是實感的記錄一概歡迎。篇幅最好在三千字以下。如附有意義的照片，更所歡迎。

編輯部啓

給太太薪水

William Johnston 著
胡 青 譯

婚姻和每一個人有密切關係。我們自己不願意結婚。我們也許對本身的婚姻抱遺憾，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見人不喜歡他的父母結了婚的。

重要的題目是婚姻。自有史以來，國家、社會和教會，就爲此而立法制規。但是在我看來，婚姻法中最重要的一點，卻從未曾訂立過——甚至連討論都絕無僅有的，就是一個太太得分享其丈夫進款的權利。

婚姻的事情，不管它具有什麼別的狀態，其必要的還是這個：維持一家庭的合股，一種實在的事實上的合股，其中包括兩方股東全負政財的責任。

新近有許多事例使我相信：在許多情形中，股東中之一方，常被他方欺騙。在大多數場合，照我看來，感受被欺之痛苦的，是太太一方面。

單請想一想伊在法律之前的地位吧。

如果一個丈夫死了，法律便承認他的寡婦享有部份遺產的權利，數額不一，大致自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即使丈夫留下遺囑而把他的寡婦完全摒諸門外，伊還是可以起訴和得到遺產。

如果一對夫妻離婚了，那妻子，除非咎由自己，還能藉名贍養受領伊丈夫進款中很可觀的一份，假使伊能捉住他。如果伊捉住了他而他不付時，在許多省分中，伊可以請求叫他坐監牢。

即使一對夫妻別居，做妻的也能上法院去拿一部份丈夫的進款，單獨作爲伊生活的維持費用。

但是，這裏卻有悲劇了：

如果夫妻和睦同居，如果做太太的很忠心的料理家務，把伊的全部光陰用在這個上，並沒有其他的職業，伊能用什麼辦法強迫伊丈夫給一點錢麼？毫無一點辦法的。

伊丈夫支付衣、食、住以及其他伊所除欠的賬目，伊就會在結婚生活中終身得不到一塊現錢，法律上對此並沒有救濟的辦法的。

還有可驚的，就是多多少少的丈夫非得把住一切婚姻合股中的金錢不可。多數丈夫、不管他們的計劃多荒，對於他們的現款多不經心，關於買辦、貿易、和財政，好像有一種天賦的成見以爲自己總比任何女人強。

事實上，一個男子愈來得小氣，愈不很知道善用金錢，他就愈要管理

家庭經濟。因爲沒有能力在廣大的世界和他的同類男子爭榮，他就喜歡在他自己家庭圈中做一個小權威者的權力感，使他的太太要一個小銅錙也得到他那裏去。

我眞奇怪這麽多的太太們就甘受這樣的情形，因爲這對於伊們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例如，我認識有一個人，他起初很小規模的辦一件新奇事業，碰巧它迎合着羣衆的口味，於是生意便驟然的興隆起來，幾年之前，他的企業曾有人出七百萬元現金代價收買，假使他願意賣給別的公司。

當他發達了，他就在城中建造一所房屋，在鄉間里買地產。他們的每所屋子，都是頂講究的裝璜着。他擁有好幾輛汽車，一隻大巡海汽船，並且僱了六七個傭人。他太太有很昂貴的衣服，偶爾他還送伊珍貴的珠寶，但是在伊三十年的結婚生活中，伊從來沒有過多少現款的。

這個男子，見自己是一個商業天才，以爲他對於財政事項比他太太强過這麽多，便一直把伊的事情壟斷過來。他替伊在店舖裏立戶賒物，不過伊所掛的一切賬目，就連家用的，都必須到伊丈夫的辦公室中去檢査過，由他簽支票償付。

在許多時候，丈夫在計劃企業時，常常感到不康健。他之所以仍能處理事業者，全爲了他太太時刻的照顧和監督，伊管理他的飲食，當時阻止他吃過量的食物，做過度的工作。

企業仍在發達中，而其計劃，也擴大了。這個人就帶了太太到歐洲去過幾個月，企圖擴充他的市場。當商業條件還沒有解決以前，原料的價目突然狂漲，許多銀行，都來收回債款。幾乎隔夜之間，全部企業都瓦解了。在接踵而至的破產程序中，這個人的全部財產，盡行掃去。

他的合股人，就是說他太太，在三十年忠誠治家之後，老來只落得赤手空空。事實上伊僅賺取飯食。經過伊們朋友的證明，伊才取得兩座屋子裏的用具。伊把傢具拍賣之後，所得的錢，只等於伊從前付崽者的數目。向有僕役侍候的伊，現在却住在一個小村裏三間小屋中，親自做打掃等等事情。

而且，伊是獨自住着。伊很仔細地將拍賣的款子對分，一部份給伊丈夫，但是伊却離開了他。

『等將來刺激減退了，』伊對我說，『我也許回到我丈夫那邊去，但是目前，我被他對我的不公平的感覺壓倒了。在我們這麽多結婚歲月中，我總是懇求他給我一點積蓄，以備他或他的事業發生變故之用；但是他從來不肯。要是我替任何別一個人做事

，我總可以收到固定的薪水，總可以有一點錢防防老，但我是替我的丈夫做事，而丈夫們是很少見有給太太們薪水的，雖然，天知道，伊們是應得受償的。』

不久以前，我在一個旅館裏避暑，那邊有我所認識的一對夫妻。那個男的生意很發達，自己擁有一所很好的屋子，一輛汽車，還雇着一個車夫。有人告訴我他每年的進款在三萬元以上。有一天我和那個丈夫一同坐在旅館走廊上，他的太太來了。

『我可以拿一點錢麼？』伊問。

從伊的神情上，你可以知道這情形在伊是老調了，當伊需要現款時，就得向伊丈夫討。伊說時很遲疑，好像怕惡這麼做；可是伊的聲音中帶着堅執的音容，反變出以往的經驗。

『你要來做什麼？』他鎮靜地問，毫無去碰他的錢袋的動作。

『斯蜜士太太汽車帶我到綏維司保去；付早飯錢。』

『你要多少？』他疑問着。

『我想』——伊猶預了一會——『五塊錢夠了。』

他就差不多很怨恨的從一隻滿滿的皮夾內拿出一張五塊錢的票子給伊。

可是這個丈夫，就在這次旅行中，他給那個指他去釣魚的領路人，每天出八塊錢。當天晚上，他在撲克牌上就輸去二百多元，他付款時，却儘是說說笑笑。

當我在旅館時，這對夫妻中類乎此的情形，我竟親眼見過好幾次。實際上，我猜想，那位太太在第三者面前反覆討錢，也許有羞伊丈夫，使其不得不給伊的意思，也許想避免一場浪費的床頭鼓。伊的有幾個憤憤不平朋友曾經告訴我，伊從來沒有一個零用錢的，伊要買一頂新帽子或是新衣服的時候，一定要和伊的先生商量過的，由他支付家用一切賬目，就連傭人的工錢，也是他付的。

但是丈夫們這種對于銀錢上的態度，並不止限於那些有豐厚進款的人。在有一個工廠鎮上，那邊我認識許多工廠中人，他們在賭棍球和其他賭博遊戲上，輸錢輸得遠過他們的力量。假使太太們拿了家用的錢去賭博，這班先生們不知要怎麼說了。丈夫們，從他們的行動上，可以斷定其顯然不承認妻子有任何合股的權利。

不久以前，一個結婚了十多年的女子寫信給我，用以下的話來表示伊對于這個問題的見解：

『一個妻子經得三個時期的智慧——第一、是那被稱為「木頭人的天國」的幾年；第二、過後幾年，伊便遇到幻滅，煩躁地掙扎着使理想合乎

事實；第三、抵達堅固的基礎或了解，照原樣接受事情，以及一種對付丈夫的唯一法門的知識。

『在一個男子沒有和一個女子結婚以前，伊不能向他要伊的錢的，不過他卻會竭力研究伊的幻想去叨伊的歡心。以後他就爲他自己的事情所佔住，他太太一件衣服穿了三年，他簡直都不會知道，除非伊告訴他。

『如果一個女人不堅執要做一件新的衣服，伊女兒出嫁時，伊準還會穿伊的嫁裝。如果伊不堅執要出去，伊的先生會想伊樂於住在家裏的。他做夢也想不到伊是等着他邀伊的。

『多數做妻子的都願意穿圍裙的，如果這是不得已的話；但是伊們一旦知道伊們的丈夫每星期在撲克上輸去一套衣服的價銀，伊們就會毫不猶預地「搜」伊們的丈夫做新衫穿。當丈夫們說他們無力負担新衣價銀時；他們的意思、通常包括無力負担衣價和撲克。

『我從來不曾有過一隻訂婚戒—我們無力備辦—我們結婚已有十年了，而我從沒得着過。也許我們眞的沒有錢買它，但是我們有汽車和無綫電』

對一個丈夫的嚴厲的控訴，不是麼？大多數我們做丈夫的犯着自私的毛病，也許太注意我們自己的舒適、便利和娛樂。我們有一種好和我們的合股人在財務上爭權的隱慾。我們喜歡那使伊們得到我們這裏來要錢的區區的權威感。

可是，把這件事深思之下，即使做丈夫的，也得承認這是不公平的，當一個男子要求一個女子放棄伊可能有的對於本身前程的任何雄心，當他堅持伊須辭退伊的職業，假如伊原有職業的話，來做他的太太的時候，他隱然在獻給伊一個終身的職位—治理他的家庭和撫育他的兒女，自然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値得一種固定的薪水。讓一個丈夫試試去雇一個管家婦來管他的家和兒女，他馬上會發見沒有一個管家婦會以獲得衣和住爲知足。伊必定還要工資的—而且還要高的工資。

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眞不能責備任何女子，當伊在被求婚時鎮靜地這樣問：『你給我這個職位的薪水怎麼樣？』

實際上，我疑惑未來一代結婚女子的反抗，會不見諸伊們對於多數丈夫在銀錢上不公平態度的思想。伊們已經看出，或由於經驗，或觀乎別的女子之所有，婦女們是和男子一樣的會賺錢，伊們擁有現款不必向任何人要的快意和自由。

還有，這個做太太的職業，的確値得固定的薪水。不久以前，我曾和一個結婚十五年已有四個孩子的女人

相識。伊的丈夫，有着中等的進款。他們在一個小鎮上有着一個舒適的家庭，雇了一個傭人。

「一個妻子兼母親必得什麼都會做，」伊說，「在我一生當中，差不多沒有一個星期不是跟着至少五十件各別的事情的。」

伊把一個爲妻兼爲母者的各式事情摘要說出來時，確是一張可驚的單子。

娘姨不在家的那天，伊是廚子和侍者。有的講究的衣服，都是伊自洗熨的。隨便什麼時候，伊是樓上娘姨。孩子們害病時，伊便當醫生和看護，他們割傷裂開時，伊就得做小規模的外科醫生。伊做洋鐵匠木匠，修補玩具和家用器具。伊間或做一個爐邊撫慰者、一個園丁、一個教師、一個樂師、一個房屋裝璜人、縫衣婦，還有伊女兒頭髮需要剪的時候，伊就做理髮師。洗澡間水管子移了位置時，伊就用手去把它歸正。以外，伊丈夫是個作家時，伊常常還做他的文學顧問，有時做他的打字員。伊對社會上佈施工作是很活動的，伊子女叫喚時，伊總是一個款客者，他們有宴會時，我可以保證伊還是一個最佳的主婦。

然而爲了這一切——伊果享有一筆固定的薪水麽？當然沒有的——伊不過是個太太。實際上，伊連相當一點的衣服都得不到，兒女中總有一個輪着需要什麼的，還有伊丈夫，當然，在他那作者和演說者的地位，應得有好的衣服。

我所援引的做妻的工作例子，並不是一種例外。無疑地在全國內定有許多的妻子們，伊們的日常工作，是雙倍於此的。

太太們的應得薪水，是沒有問題的。伊們在婚姻合股中所做的事，縱不比丈夫所做的事更重要，也是和他們的一般重要，後者的職業，歸終不過是專爲賺錢。丈夫治家和育兒的是並不多的。他們自以爲致力於那賺錢的職業，便算完成了其一切的義務。過此以後的功夫，他們便以爲是他們自己休養娛樂的時間。他們中有許多人實際上還希望他們的忙碌的太太們找功夫來撫愛他們，招待他們，當他們晚上回來的時候，還要喜歡湊他們的興致，在星期天的娛樂上。

不過應拿多少錢給太太做伊的酬勞以及怎樣給法，這問題，卻是一個個別的問題。在農村社會中，原有一種傳統的辦法，就是：「奶油和雞蛋錢是母親的，」照伊所看爲相宜的做法。在家庭進款包括薪水或工資的場合，那麽妥當的辦法，似乎該把必要的費用做一個預算。例如，在丈夫的預算中的項目爲房租、捐稅、車費。

在妻子的預算中，應該包括家中一切用度。夫妻雙方，都得一點錢裝辦衣服。假使有了子女，那麽子女的扶養費，也得留起。對於無論那一方的預算，應該嚴格地是他的或伊的。假使妻子自願在衣服上節省下來，把錢用在別處上，這就不該是別人的事情，而單單是伊自己的。假使丈夫買新帽的錢省下來購考而夫球棒，那關什麽事？

如果預算中一切必要費用都列入了而尚有餘額時，照我的意見，應該將款由夫妻平分。大多數女子都比男子會儲蓄。假令偶爾遇到妻方是一種對金錢不經心的女子，那麽由丈夫替伊投資，而用伊的名字，也不至於是一種不良的辦法。

不過，給了固定薪水以後，多數太太們都會發展一種節儉或和累積的能力，我倒不以爲奇的。

有些夫妻嘗試着向銀行共同存款的實驗，但是多時候這是不大妥當的。假使有一方妄用了錢，他方就常有浪費以保持平衡的傾向。在我看來，最聰敏的辦法，無過於使每一個丈夫盡其能力給太太最大的薪水——而不發一句問話。

說一切婚姻上的不幸都能溯之於財政條件，這當然是無識之談，夫妻間年齡相差太遠，兒女缺乏或兒女多于他們所能負担照顧，雙方性情不同至於無可調和，這一切，都可以使一方對婚姻生活感覺不滿意的。不過，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家庭財政有平衡的處置，許多小爭執還是可以安然避免的。

婦女向來有「蹩脚玩手」的稱謂。在打賭鬥巧和技術方面，這個說法也許有多少根據，可是在人生大事上，婦女却比男子更爲能幹。丈夫若果以合股人對待妻子，患難時伊決不會捨棄他的。

我知道許多女子，伊們畢生習於奢侈，可是當伊們的丈夫營業失敗，伊們却毫無怨意地承受苦工的生涯，盡伊們的力量做無論什麽事情，去幫助伊們丈夫東山再起。太太們從丈夫手中獲得了平均財政權之後，據我的觀察，伊們往往會準備着而願意欣然援助，當那不幸標幟顯身的時候。

我還注意這一層，即丈夫把金錢問題公平處置了，做妻子的就更容易馬虎別種的短處。

丈夫們有的喜歡出去釣幾天魚，有的不時喜歡統夜在外面玩紙牌，有的因考而夫球忽略了家庭，如果他們讓他們的太太們每星期收取固定的薪水，就不致於入門便遭批評和被尋隙頭了。

在詳細觀察太太們治家中所做的

事最與種類之下，使我亳無疑問地主張，每一個太太，應得一筆好好的薪水——照伊丈夫所能供給的——固定的付給伊。

任何男子有一位賢妻而不給伊薪水，照我的意見，他就不是一個善良的企業家——實際上，我就否他是一個騙子——那種欺騙他自己合股人的可恥的人。

不給太太以相當的工資，他不特在拿他自己幸福和家庭的安榮冒險，他而且在推進一種不良的影響在社會上。他是在用他的榜樣濺殺無數可愛少女的結婚勇氣。那當然是不對的。我是老派中之一員，相信每一個女子是都該有一個丈夫的。可是我也相信，伊應該在婚前訂定——伊丈夫應該給伊固定的薪水，作爲一個太太重要工作的報酬。

× × ×

通訊

爲長沙婦女請命

養愚

負有復興民族使命的新運，其高潮已隨着長江的洪濤巨浪，激過洞庭湖冲到湖南的省會長沙了。首先受到這偉大的巨流之洗禮的，便是一班該死的弱者——婦女。近幾年來，長沙婦女沾染着旗袍、革履、燙髮等等的時髦病，頗引起衞道先生們的不安；然終因苦無機緣，致不能爲澈底的殺伐。不知怎樣，新運近忽又活躍起來，幾家理髮店，突遭警士的搜查。主持新運的袞袞諸公，爲使工作緊張起見，着令公安局特派警士查抄各理髮店的燙髮器具，數日之間，竟沒收了幾百套鉗叉。

五月十日——星期日——，是新生活運動的總檢查日，警士們和受過軍訓的學生們，雄糾糾氣昂昂的，以「皇軍」對付支那人那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十字路口排下了陣頭，於是坐街車和徒步的摩登婦女，便大觸其霉頭了。伊們一遇着這些演習巷戰般的勇士們，就被攔住去路，受個檢查和刑罰。短袖長身的旗袍，常被用一種洗刷不掉的黑漆塗上去，甚至塗在雪白的手臂上，着高跟皮鞋的，要敲掉鞋後跟；燙着頭髮的，據說要剃成光溜溜的尼姑頂。這樣一來，就鬧得滿城風雨，談虎色變，一班向來被壓迫的柔弱無知的婦女，嚇得心驚胆戰，穿衣着鞋，都不敢自由，并且裹足不敢出大門一步，因爲稍一忽略走到街上，就有受干涉和恫嚇的災禍？

處在現在社會中的婦女，衣服髮膚受點干涉和侮辱是算不了甚麽一回事的，橫決的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潮流，早已抵達了中國。把婦女拖回廚房去，把機關上婦女現有的位置，都讓給男子去，這類開倒車的口號，也早已風行于中國了。南京的職業婦女已經起了恐慌，影響所及，這種聲音，在長沙也有甚囂塵上的景象。向來和政府合作的婦女會，最近也感覺到新賢妻良母主義的逼人了，于是大家趕緊上一紙呈文，要求保障職業婦女。但是，這樣的呼聲，在我看來，最高限度，也不過像中國向『友邦』提出的抗議一般的效力罷了。

新生活運動的眞義究竟怎樣，淺識的我們，是莫測高深的；不過根據現行約法，人民的衣食居住，得享受自由的權利。中華民國的婦女，當然不能摒于『人民』之外。平常軍警對于流氓地痞破毀人民的髮膚衣着，都負有嚴加懲禁的責任；何以軍警本身反可作這類犯法的行爲？學生的受軍事訓練，其目的是爲了對付女性同胞、破壞伊們的髮所衣着麽？至於國難期中，要禁止浮華奢侈，以緊張國防，那應幹應禁的事件眞是指不勝屈，又何必這樣小題大做，專門以侮辱壓迫婦女爲能事？婦女服裝本是一個很小很普通的問題，欲求改革，儘可由婦女自動研究辦法；婦女以外的人，祇有從旁善意勸導的份兒，決沒有實行惡意干涉的權利。

婦女回家庭去的口號，乃是歐洲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因爲生產過剩，失業者衆，統治階級爲要維繫這個資本主義行將殁落的殘局而用的一種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國現在生產落後，要開發的事業何止千百，在這强鄰壓境、亡國之禍迫在眉睫的當兒，更應如何集合全國的男女的力量，努力生產，振興工業，以圖充實國力，抗禦強敵。今偏捨正路不走，盲目抄襲特强沒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暴行，以侵略人權爲快事，我們眞不敢想像其居心了。

老實說，中國今日弄成這樣破壞燦爛的局面，婦女們是負着很少的責任的。因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的大權，向來都是操在男子們的手裏。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第十二條規定雖近十年了；但是取得實際平等地位的婦女，依然是寥若晨星，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取得重要地位的，更其是貧乏或甚至于沒有。閉眼跟人喊『婦女回家去』決不能解除男性漢奸們所造成的國難。相反的中華民國的國運，將因喪失半數人民的力量和社會紛亂的增進而愈益危殆，民國秦檜們的遺臭史上，也惟有平添一些供後人嘲罵的資料而已。

（讀）（者）（的）（吶）（喊）

起來上救亡運動的第一課

伉如

編者先生：

讀近兩期洪鳴，知道它已轉向一個新的方向進行去了。這一方面是見先生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正反映着國難深沉的程度和民族危機的迫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婦女為國民一分子，伊能不顧民族國家的危難而取得本身問題的單獨解決麼？所以此時此地，已不是為婦女而辦婦女刊物的時候了。目前的洪鳴可說恰握住了這一點。同時我相信惟有握住了這一點，它才能永久保持着現有的價值和讀者大衆對于它的信心與期望。

不過，這裏我仍有一個小小的新求，希望先生不以為過苛，把它接受下來。我誠然相信洪鳴不如時下一般刊物無形中成了某一派人的私有地盤；但我以為洪鳴如能為讀者另闢一角園地，使大家有用一種比較自由的形式發表意見的機會，那一定將獲取更大量的同情和擁護。以下是我心頭上的一點鬱勃之念，這算不得警鐘，只可當作狂人的吶喊。尚望先生賜予斧正後，公諸大衆。

我國從『九一八』事變後，國難日趨嚴重，豺狼的利爪，已步步緊迫非來了。一夜而失東三省，三月而放棄熱河，如今是冀察名存實亡，內蒙古宣告獨立，晉綏危蠢在漁人暗算之中，福建遲早跟上台灣的後塵。矮鬼一面高喊着經濟提攜，堂而皇之的組織中日貿易協會、興中公司，一面實行武裝包庇走私，偷漏幾千萬關稅，明槍暗奪，吮吸我民族生命線所唯賴的經濟。一個人被斬手截脚之下再加以抽血提精，他的離鬼門關就不在遠。一個國家能有多少領土，多少金錢，經得起這樣大刀濶斧的被佔領和刼取？所謂地大而物博的古國，眼看快要走上印度朝鮮的路子了。

然而我們就這麼坐待末日的來臨麼？我想除非他的血已經化做冰冷，沒有人是甘心做異族的奴隸的，沒有人是情願低頭任憑出賣的。我們要——也是應該趕緊起來，趁這生死存亡

的交界關頭，趕緊起來作積極救亡的運動。以下是我自己擬定的救亡的第一步驟，是否確當，還請愛國的男女同胞們盡量的批評和指教。

我們的最大敵人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我們不能忘懷『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名言。要不是袁世凱老賊，日帝如何能提出二十一條？要不是不抵抗將軍，日帝如何能一夜侵佔東三省？要不是漢奸們處處屈服，中國如何會演變到今日的地步？禍福皆有因果，國難又豈是從天掉下來的？所以我們應該認清我們救亡的第一步工作，是肅清漢奸。

但是如何去肅清呢？我以為：

第一、應先認清漢奸的面目。漢奸們的行事，其最終結果雖同是喪權辱國，但是他們的面具是各式各樣的：有明目張胆地媚敵壓內的，有口上為國為民手上出賣民族利益的。他們比過去袁、曹、章、陸一流高明上百倍，他們能利用各種的策略，掩蔽他們的罪惡。明明是無恥的不抵抗；他們却能說這是為避免衝突，不忍地方的糜爛。明明是投降敵人貪圖苟安；但他們却能說這是和平民族的和平表示。明明是壓迫抗日運動獻媚敵人；但他們却能說這是維持社會秩序使人民安居樂業。明明是保存實力為個人鞏固地盤；但他們却能說這是養精蓄銳以待來日報國之用。明明是排除異己希立帝皇萬世之業；但他們却能說這是在掃除對外的後顧之憂。明明是在用全副精神對內；但他們却能說我們正在竭力準備對外。總之，他們的心和口完全不符，言和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從他們的行事上判斷其真偽，決不能貿然為動聽的甘言蜜語所蠱惑。

第二、揭破漢奸的陰謀。漢奸們為一己、一家、一系、或一黨派的利益，不惜打破歷史紀錄的出賣民族利益，喪心病狂，曷其有極！但他們還要羊蒙虎皮，冒充愛國君子，大言不慚的開口閉口民族民族，欺騙民衆，麻醉民衆，非至整個中國被日帝侵吞不止。此類毒辣卑鄙的詭計，明眼人固能根據事實，決不墜其彀中；但知識程度低淺的人在中國究竟是多數，一般純潔天真的民衆，又如何敵得過老奸巨猾、以詐欺為生涯中心的新軍閥官僚？因而，我們於認清漢奸的面目之外，還須擴大宣傳，撕破他們的假面具，給大家認個清楚。

第三、實行肅清漢奸。漢奸們外有帝國主義者的靠山，內有各類走狗的擁護，實力充足，地位鞏固，要把其肅清，非用全民的力量不為功。所以我們首先須認定四萬五千萬人一致動員的前提。人類上下代之間固具有

遺傳的作用，我們却不相信漢奸從娘胎裏便生就一副奸骨。觀乎中國近年漢奸的愈來愈多，很可了然於社會環境陶熔的力量。在抗日有罪、親日有功的顛倒國家中，曾經爲民族爭生存國家爭人格的人都被放逐的放逐、通緝的通緝、殺落的殺落、閑散的閑散了；然而同時那些拿國家的土地、主權隨便奉送給人的人，却一個個坐上政治的寶座，或安然如泰山之不動，或身雖下野而其「政見」仍左右朝庭、隱然握住時局的重心。人非木石，在如此這般的環境中，那能不爭去做漢奸呢？可見漢奸其來有因，要肅清漢奸，惟有拔去這個因——縱容漢奸的勢力，更具體點講，便是擒住賊中之王，漢奸的首領。這是第二個前提。

衆志成城，人民大衆的力量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我國人民向如一盤散沙，毫無組織，其力量的脆弱，是經不起漢奸們重大的壓力的。因之在實施肅清漢奸時，第一步要組織。無論是文化的抑或是武力的，都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尤其是後者，它的組織應該是絕對的祕密。次之，便是行動。行動的要件是一致、迅速、和斷然。漢奸們能這樣無視一切的蠻幹，我們，果何所用其寬假！我們多剷除一個漢奸，就是多剷除一分救亡的阻力；早一日肅清漢奸，就是早挽救一步亡國的大難！



小半個中國已經亡了，漢奸們依然在揖讓謙遜之中。有人性的姊妹兄弟們啊，趕緊趁此生死存亡的交界關頭，來上這救亡工作的第一課，掃除抗日路上的障碍！

依如先生：

你的要求很合理。許多讀者來信也有同樣的要求。本刊準於從這期起，加上「讀者的吶喊」一欄。就請先生做一個「打頭陣」的吧。

編者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trachey 著
畊劍 譯

這一切都是很著名的；不過佛勞倫司的見地，伊的觀察中的重要部分——伊對于婦女自身地位的眞實態度——到如今還沒有人充分講過。這一件事情，應該很專致的啟示於研究婦女運動的學生，因爲佛勞倫司南丁格爾是一個堅忍而箇性極強的思想家，伊對於這一點的判斷，足以給伊那時代的習俗和理想以一種感人的光明。但是在伊那些發表了的信札和文字裏，這一點並沒有被人注重，而且一般人的說法！都以爲這不過是伊次一步關心的事情。關於這一種觀察，的確還有許多汕辭可加，因爲伊雖然是一個有數的女權運動家，在什麼請願上伊也是簽名的，對於婦女參政，因爲每一個持家者和納稅者『有一句話分』乃是天經地義的緣故，伊也是相信的，但是伊却公然表示過伊『並不希望從這裏獲得多少。』（註十二）還有，伊雖然爲了伊的看護的職業界上的地位，像猛虎一般的鬥爭，非常受不住在同性中所常時遇到的不濟事和缺乏才幹；但是，伊還是毫不猶預地這麼說。又，雖都知道伊和海里埃特馬鐵諾對于當時急激增進的那些女權主義者的文字和宣傳，表示活躍的憎惡。眞的，伊給海里埃特馬鐵諾有一封信裏還寫過這樣的話：『對于我們一性的什麼權利不權利，我是極端不在意的。』（註十三）此外還可以拿伊所不肯做的事的反證來完成佛勞倫司南丁格爾的對于有組織的婦女運動不過抱一種不完全的易於乾涸的同情。在

全國婦女國民大會競選會告姊妹書（專載）

全國各界姊妹們，國民大會不久就要開會了。這是中華民國國民行使政權的第一聲，應該是值得我們慶祝的。我們二萬萬姊妹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自然應該參加國民大會，以盡國民的責任。現在國民政府公佈的代表選舉法對女子沒有除外，也沒有限制，在理論上講，的確合乎總理遺教男女平等的精神，只要你們去競選，沒有人不許你做代表；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實際情形，就知道在這種平等的選舉法中女子是絕對沒有競選可能的。區域代表的選舉，第一步就要鄉長、鎮長、區長等提出候選人，而這些鄉長、鎮長都是宗法社會的遺物，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女子應該有參政權，怎會提出女性的候選人呢

伊專心致志于伊自己的工作的時候，伊對于周圍男女的評價，差不多完全依據他們的生存價值——有用與無用。這種眼光，在伊一八六一年給摩爾夫人（Madame Mohl）那封討論『婦女及其失敗』的長信內，表白的很淸楚。信云：

『你說「婦女比男子富於同情心」，但若我現在寫一本經驗中的書，我開口便要說「婦女沒有同情心。」你的話原來是一種傳統。我的話乃是經驗的定獻。我平生就沒有看見過一個女子伊的一生有什麽異樣，可以作爲我或我的意見的反證。……試看婦女有同情處的同情之程度——照我的經驗看去。我對于婦女的經驗，差不多廣如歐洲，而且是很澈透的。我曾經和英國伯爵夫人曾偕上女貴族同住同宿過。從來沒有一個羅馬天主教的高尼管理過像我所管理過的多種信條下的婦女。沒有一個女人像我樣的激發過婦女的熱心。然而我背後並不曾遺有什麽教派。我的主義，並沒在婦女中佔得地位。我的克里米之役的從者，沒一人從我這裏學去些什麽，沒一人在伊們回家之後，有片刻想實現伊從那一次戰爭或那些醫院中所學得的功課。我所知道的婦女當中，沒一個是爲學習而受教育的。我所以把它們歸結到一句話來——缺乏同情。我頂不耐煩聽人說怎樣缺乏記憶力。你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事情，試問你怎麼能夠記得呢？……：我知道我很願意出五百鎊一年聘請一個女秘書，女權主義者說伊們「沒有一塊立足地」，這眞叫我發獃了。……伊們不知道閣員的姓名。伊們不知道近衛騎兵署在那裏。伊們不知道那一個名人死了，那一個還在世。伊們不知道那幾個教堂裏有僧正的，那幾個裏沒有的。……女人只希望有人來愛伊，而不知自己去愛人。伊們整天向你高叫着需要同情，伊們却不能回過來報答你一點兒同

？講到職業選擧，中國女子職業是方在萌芽時期，目前各種職業雖有不少女子參加，但職業團體的力量完全握在男子手裏，女子競爭得過勢力雄厚的男子嗎？所以平等原則不過是紙上空文，於女子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用不着好高騖遠，相信那『對女子有特殊規定就是歧視女子』的高調。在此過渡時期，女子是少不了需要特殊扶助的。女子吃了幾千年的虧，現在享受一點特殊優待以彌補過去的缺損，也幷非過分的要求。俄國婦女在法律上已經受着絕對平等的待遇，而政府在行政上對婦女處處有特殊優待的規定，就是爲此。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爲要解放被壓迫的婦女，不特在黨綱上確定男女平等的原則，幷且竭力扶助女權的發展，這不但見於條文，而

情，原因是伊們不能把你的事情記得這麼久遠。……伊們不能正正確確對別人陳述一樁事情，而那一個別的也不能正正確確地聽着去轉做一種報告。請問這一切不是缺乏同情的結果麼？……不，不，讓各人據伊自己的經驗來說實話吧。」

這是透澈觀察的果子，我想就是最盲目的黨人，也得承認一個獨身女子對于不曾，不能和伊同行的婦女的評斷吧。這實實在在地表示了佛勞倫司南丁格爾對于伊同類的思想，以及伊所看到的現代人生的表層；這也是一種無可逃避的總算賬。克里米戰爭後世界的情形，至少在上層級階的婦女方面，的確是這樣的，而佛勞倫司南丁格爾，是大大的不以為然的。

雖然，伊的心中，着實不止這些外表的評價。婦女是——也許本來是——最難受最有缺點的生靈；但那却不是一切。伊有一種深奧的內在的思想，以為伊們只要能夠從伊們習慣的浮躁和實際生活的忍甕的妄誕中釋放出來，很可以適得其反，像伊所說的，成為堅強而光榮的「救主」。這個希望，這個內裏涵蓄着的夢，跟佛勞倫司南丁格爾一同長成，堅強伊去戰勝環境的奮鬥的決心，時時在伊的心中燃燒，步步向伊那最希望的信念做近去，使伊對于伊自己所計劃的人生的專心更為專注。

這一切看起來像是過甚其詞的話，要是證據不這麼有力，真的要全落在誇張上了。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思想正適合我們的學說，而硬說強辯某偉人也一定是這麼想或那麼樣。人類的天性是最剛愎的，佛勞倫司南丁格爾可以閉住伊的智慧而不理會同性的問題，可以累積伊的經驗過伊的生活而不自尋煩惱，記住

且早已行於事實。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沒選出女代表，總理就指定女代表參加，可見總理是如何切實的扶植女權！美國自從南北戰爭以後，黑奴就被解放了，在法律上黑人與白人是完全平等的。美國人根據這種紙上的平等，就很體面地以德謨克拉西自豪，而其實黑人所得到的是甚麼呢？除了身體不給人買賣外，他們所處的境遇與從前沒有甚麼分別，社會上最苦的工作才輪到他們去做，最壞的生活才輪到他們去享，一切優越的權利都被白人佔去了。美國是白種人的國家，黑人是異族，受虐待的德謨克拉西欺騙是無話可說的了，國家對於國民應當像父母對於子女一樣，強大的可以少些照管，弱小的更應加意保護，不能站在高處說風涼話，看着弱小子女受虐的。蘇俄政府能夠

伊是次一類中的一員。伊可以泰然自足，正如維多利亞女王和其他有才能的婦女一般，當伊自己的生存爲自然中的一點斑紋，而把它留在那邊。但是佛勞倫司南丁格蘭不這麽做。反之，當伊默念人生問題，辛辛苦苦向着伊最後發覺以爲滿意的教宗哲學前進的時候，伊總是念念不忘有這個問題在心頭。伊對于上帝和他的公平，一定是拿他對于其同性的待遇來做準則的；不然，整個機體，便歸于無用和不穩了。

佛勞倫司南丁格蘭對于宗教和婦女問題的思想，最初放在一起，是在一八五二年，後來擴大爲三卷，書名叫做對于宗教眞理尋求者的思想之建議，在一八五九年印刷，但未曾出版。看這本書內伊許多關于宗教問題的信，和伊所做的事，可以淸淸楚楚看出南丁格蘭在宇宙間所尋求的哲學；不管它的主要價値如何，它在了解婦女自身一點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爲伊的哲學，是伊天性中最深澈的東西。

思想之建議這本書是很長的，裏面的次序很混亂，是一本高度令人厭倦的讀物。這裏面多的是重複語，顯然不相干的事情，其中還有許多並不新穎的內容。關于信仰、祈禱、自由意志的討論，佔了好多篇幅，其中有一大段關于不道德問題的敘述。不過，從裏面許多論爭和說明的實質看來，大概的觀點是很淸楚的，就是一種相信宇宙間有一位上帝，在人類間爲人類的完善而作爲的信仰。

「人們常常說需要個人的救主(男或女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縱然，目前的世界還是不獲得救，除非經過救主。救主，意思是一個能拯人出過錯

處處愛護他的女國民，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就不能夠嗎？我們應該認淸，我們是有父母的孩子，應該同蘇俄婦女一樣，受國家的優待，我們是不甘心做那失去父母的黑人，受紙上平等的欺騙的。這次國民大會的選舉，政府只規定了機會平等的選舉法，對於喫虧幾千年的女子沒有絲毫幇助，這就等於國家只在憲法上規定國民受教育的機會均等，而不設法推行義務教育，這能算得盡了國家的責任嗎？窮苦民衆就能夠受着這種法律上的平等利益嗎？所以我們現在要聯合起來，向政府提出優待的要求，以期在實際上受到平等待遇的利益。就是要求政府在選舉法施行細則中規定各地代表及各職業團體代表中非有女的不可，名額多少倒不必去爭。只希望能使堂堂的國民代表大會不致陷於畸形狀態，而遺中華民國政治落伍之羞。

的人。世界上可以有，也是必須有一種拯人出實際上的罪惡和拯人出道德上罪惡的救主。』

『男救主和女救主』——這便是伊的希望；可是照伊所知道的；在這世界上，這僅僅是一個黯淡的希望。『婦女爲什麼要有熱情、才智、道德的活動力——這三者——』伊嚷道，『和社會上的一席地位，當這三者中沒有一人會在這裏面（社會）實習？』這不是上帝的旨意，這是醜惡而難堪的錯誤。『我一定要替婦女奮鬥一個較好的人生。』

這樣的思想深入靠近于伊幾個哲學的中心，這幾卷書內表白得毫無疑義。這問題一再在這篇論爭中出現，時常用一種頂奇怪的並列法發問：『上帝在會客室裏麼？』同時又說，『母親們爲什麼像英國教會似的呀？』而其答案，眞是頹喪的很。

『竭我們力之所能把一種懶惰的淺薄的生活訓練我們的婦女；我們教伊們音樂和圖畫，語文和拙劣殖民法——這便叫做「策略」；我們希望伊們即使不出嫁，至少很安靜。』

『婦女的光陰，消耗在消遣上，男子的光陰，消耗在正業上。婦女的正業，想起來大概是不外乎找點事情消磨消磨「光陰」。假使年青的姑娘們圍坐在桌旁做絨綫手工，那伊們大概就是很和稱很正常地受雇了，尤其是其中一個人在高聲念書。但如果看見男子們圍坐在桌旁做絨綫手工，或者就是在晚上圍爐而坐着做絨綫手工，女人就不知道要怎麼笑法了！……但是女人再也沒有比「伊們不該老是看着樣本更重要的話可說了。』

姊妹們，我們這種要求，并非爲着爭權利，國民代表大會是議事的機關，代表本身并無權利可言。我們所爭的是國民的義務，我們認定自己有國民的資格，自然應該盡國民應盡的義務。並且現在國難當前，救亡圖存，國民有責，我們斷不願意袖手旁觀，看國家興亡如同隔岸觀火。人家實力雄厚的帝國主義國家尚且岌岌乎準備着全國總動員，現在是國力鬥爭而不是武力鬥爭的世界了，我們還不急起直追，從速訓練婦女各方面的能力，反而把半數的人力埋藏起來，自趨軟弱嗎？姊妹們快起來，爲國家，爲民族，爲我們自己，都應該努力爭取這個爲國盡力的機會，我們自己不爭取服務的機會，就一輩子沒有法子發展自己的能力，只有永遠處在矛盾的夾攻之下負不起國民的責任了。人們一方面不願意給女子以服務的機會，

『有片暇卽做事的格言，是最危險的……。我們能妄想米加勒天使有片暇就跑到希底結那邊去麼？（譯者註：此係聖經舊約但以理書中故事。）有片暇時所做成的什麼事情，還是從來沒有做成過好……。我們知道有片暇時可以做些什麼，做一點子絨綫手工，學一點子語文，抄一點子東西，整理整理房間，補補你手套上的破洞。……旁的還有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了，顯然的，那種需要一股力量，一個完全，一個起頭和一個了尾的事什麼都沒有了。……』

『很少人像有產階級婦女過這麼一種致貧、胡亂、日趨衰頹的生活。這是什麼呢？伊們立意要在人叢中做人，從不肯爲自己留一忽功夫。……所有的腦筋都濫用在伙伴中。……這是世上最胡亂的生活。伊們大都有一般文學的修養。人人都在朗誦半頁書。那位母親看伊的女兒個個都是女文學家，早飯桌上，一下子發見伊們五本書，聽見伊們在引用一大堆作家的話，就不覺得意自豪。……你若是不激起一陣暴風雨似的話，休想提出一種意見。你已經立意老是生活在這麼樣的旋風裏。什麼東西能這麼胡亂呢？……』

『一個已嫁女子的生活，包括主持伊所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的事情。……伊(一)得指揮僕役，他們將爲伊預備前此所未什想到過的便利和奢華。伊從來沒有學過，也不知怎麼辦，但是伊非得管理不可。伊還得監督看護，以及伊的孩子們的保姆，雖然伊什麼都不知道，對于看護工作絲毫也沒有業發的。還有保姆……叫伊幹什麼呢？伊必得指導伊的學生們的品性。伊怎麼配做這事呢？……這麼缺少準備的母親將督率這麼缺少準備的伊。』

『但是現在一個母親的地位需要不可能。伊在未什爲母以前，伊沒有錢學

一方面又責備女子沒有能力，你們不爭取服務的機會，表現自身的能力，便無法打破這種無理的夾攻，我們難道甘心永遠做無能的弱者嗎？我們不甘心。我們有血氣，我們有責任，我們應該本不屈不撓的精神努力奮鬥！

婦女消息

南寧婦女救國會成立　自去冬平滬二市婦女組織婦女救國會從事救亡運動以來，各地婦女，卽紛紛起而響應。現廣西南甯各界婦女，亦發起組織救國會，並於五月二十四日在南甯公共體育場舉行成立大會。主席楊永芳，當場宣佈該會工作步驟如下：(一)組織救護隊，(二)實行國術訓練，(三)宣傳李總司令的焦土抗日主張，鼓起民衆抗日情緒，(四)設立婦女

習怎麼去完備這種需要，而且即使有錢學習或實習，一切還都是不可能的。叫伊做什麼呢？伊最好不過的方針，便是有伊自己的企圖；同伊的家庭一起，要是其中那一個喜歡的話；不同他們一起，如果他們不喜歡或是不可能，像佛拉亥太太（Mrs. Fry）或成兄太太（Mrs. Chisholm）那樣的。可是這麼一來，這世界不知要怎麼樣叫了！』

佛勞倫司南丁格蘭把這一切以及比這更多的屬於同一旨趣的話從伊自己心坎的痛楚中寫出來，不忘記伊自己年青時代的憤怒與失望。不過像伊那樣尚且終于得以逃避，得以用伊的決心的拚命的力量和不悔悛的意志的強力來解放，所以伊相信別的婦女，也一定可以逃避。『我們什麼地方去看見一半力量受壓的婦女呢？』不是此地，在這攪亂了的世界，而是在這位為迷亂了的女性的救主之默思的夢中，熱烈的希望中，和深切的意向中。

構成思想之建議那書的許多章內，有一段可注意的文章，伊稱它為慨善轆拉（Cassandra），像伊說，這便是『一個人在人羣中的吶喊：「你們預備到萬王那裏去的路吧。」』這是一篇可畏的作品，一種不容你答辯的對于社會的侮慢的控告。這篇文章已在此地（註十四）完全刊出了。從這裏可以完成伊對於女性不滿的解說。看完了這篇東西，我想誰也不會再疑奇婦女之開始要求從人生中獲得比十九世紀早期所准許的傳統的更多的東西。

（註十二） 一八六一年十月八日

（註十三）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十四） 閱附錄

成人訓練，充實婦女知識，養成愛國觀念，共同努力于救國工作。

婦女團體爭國大代表　首都婦女國民大會競選籌備委員會鑒于國民大會選舉法中未有男女代表比例之規定，婦女代表實際上將無法產生，全體籌委特于六月五日赴國府行政院及蔣院長官邸請願，要求於施行細則中予以補救。又全國婦女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籌備會，亦在首都組織成立，十日與首都競選會代表同向中央請願，並發表告姊妹書，通電全國一致聲援。

青日婦演習海軍常識　中央社青島五月二十八日電：青島市日僑國防婦人會婦女六百四十名，晨間乘球艦赴港外演習海軍常識，當晚返青。

濟南取締婦女奇裝異服　六月二日天津大公報載，濟南自六月一日起，實行取締婦女奇裝異服，由警察在



街檢查婦女衣服，見露肘露膝者，着即取衣更換回家，如有抗違，帶局嚴懲。韓復榘親捕趙佩英、王鑫璽二人，交大西門公安局分所。又該所亦捕獲五人，遂一併送公安總局。七女至晚間，始被公安局申斥開釋。

滬市成立婦女新運會　上海市婦女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自要人名流夫人小姐等發起組織後，業於六月十一日在滬正式成立。當推定吳鐵城夫人、潘公展夫人、李廷安夫人、蔡勁軍夫人、梅華銓夫人、牛惠生夫人、黃炳基夫人，譚葆壽夫人、丁淑靜女士、劉王立明女士、楊錫珍女士、陳令儀女士、王孝英女士、謝祖儀女士、楊懿熙女士等十五人為理事，吳鐵城夫人為理事長。

蘇聯獎勵生育法草成　蘇聯因最近戶口調查結果發見全國人口總數僅為一萬六千餘萬人，遂竭力設法提高



同性相驅（雜感）

家玉

兩個女學生在學校裏很莫逆，但是其中有一個交了男朋友之後，伊便會逐漸遠避那另一個人。

一對女朋友平素很要好，但是其中有一個出嫁了，伊們便會割席。

一個女校裏的女校長，往往喜歡用男教職員，而不喜歡用女教職員。

一個在政治上或社會上得了勢的女要人女名人，往往祇顧提拔男子而不提拔婦女。

一個在男子面前有說有笑、活潑嬌憨的女子，在婦女面前就會變做不苟言笑、冷靜嚴肅的人。

這一切，爲的是什麼緣故呢？據局中人自白：一心不能二用，有了男友，而疏了女友；結婚成家，養兒育女，而無暇應酬朋友；婦女辦事能力和責任心不及男子；女界所造就的人才缺乏；以及男子好說話，婦女易生氣等等。

但據實，這些不過是一種托辭，一種藉口；真正的理由，是並不如此的。

一個女子有了一個男朋友，前途多少有了着落。如果讓女朋友插足其間，早晚男朋友移愛女朋友，豈非自己破滅了自己的前程？

一個有了『所天』的已嫁女子，伊的心和身都有了寄托，物質和精神，都找到了倚與養。假令和女友照常往來而丈夫愛着女友時，那伊不特心房被撕，伊的飯碗亦有打碎之虞。革

國民生殖率，着手起草獎勵生育之法規。此項新法，近已草竣，內含：

(一)打胎爲犯罪。

(二)一家中有子女八至十一人者，其母每年得由國家給予津貼；每一兒給二千盧布，十一人之外，每一兒給五十盧布。

(三)增設幼稚園較現有多三倍，俾能共容二百四十萬兒童。

(四)禁止未得雙方同意而離婚。

法新內閣有三女閣員　悲予人民陣綫之法國新內閣，已於六月四日組織成立，各部署分七大系，條理非然，而新閣員中三分之一爲女性，尤開法國政治史上之新紀元。計三女閣員爲一、勃倫斯維克夫人，任先烈遺族事務署署長，二、喬治禮沃居禮夫人，任科學研究署署長；三、勒柯爾夫人，任慈幼署署長。

英婦女數百反戰示威　五月十八

木蟲鳥尙且知所自衛，萬物之靈的人如何能不密密防範其生命綫呢？

一個女子而做了一校之長，其勢赫赫，雖能可貴，若教職員而全爲男性，則一女在上，萬男下拜，多麽神氣！至於公餘課後與翩翩男士接談而調濟精神，尙屬餘事中之餘事。

一個女子而成爲政治上社會上的要人名人，其爲權威，更無待言。但物以少爲貴，倘低而始見桑之高，政治上社會上女要人名人惟其是少，纔見得伊的佼佼；一般婦女在政治上社會上惟其沒有地位，纔顯得伊的崇高。伊如何肯提拔其他婦女而自降于平凡呢？

一個女子在男子面前有說有笑、活潑嬌憨，足見其天眞、可愛、解放、能幹，以博得男子們的羨慕、傾倒、崇拜、愛憐。但是如何能獨佔男子們的羨慕傾倒以至於永久呢？必先使其他婦女不爲男子所羨慕傾倒，即必也使其他婦女在男子眼中不如伊的天眞可愛。所以伊在婦女面前就換上一副不苟言笑、冷靜嚴肅的面具，好叫伊們凜于伊的『正經』，受伊的『正經』的暗示，在男子面前眞正正而經之。那時伊不特博得男子們的永遠傾慕，並且還博得婦女們的永遠懾服——懾服伊的人格、道德和學問，以人格、道德和學問，博取了男子們的傾慕。

兩個不相識的女子相見之下，往往立刻會注意到對方的裝飾，而發見其不對之處，用猜忌的眼光互相對射，意思是說：『哼！我能比你裝飾得更爲動人！』記得社會學者倍倍爾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大意如此）。男子爲事業功名而與同性競爭，婦女却爲取媚男子而排斥同性。『人往高走，水向低流』，男子爭主子做是人性固然；但不知婦女爲什麽偏爭奴才做。

日哈瓦斯倫敦電稱，有婦女數百名在脫拉法爾伽廣場舉行集會，鼓吹和平，當時有多數婦女——隸屬工黨或共產黨者——向群衆發表演說。著名女權主義者潘克斯脫女士，亦在其列。當經通過決議案，斥責英政府外交政策及作戰準備，並謂法西斯意大利之侵略阿國，德元首希特勒之積極備戰，皆受英國外交政策之鼓勵云。

法國婦女要求投票權　法國新國會六月一日正式開幕時，旁聽席上忽發現許多婦女，以斗大字書就之『法國婦女應有投票權』，『恭祝政府成功，但不可將婦女遺忘』等標語張貼壁上。當時極左派之衆議員，即歡呼表示贊助；但標語卒爲招待員撕毀。

注意

投稿諸君：來稿務望用鋼筆或毛筆寫；一紙不可寫兩面！

編輯部啓



實生活

中學生活的片段

乃化

提起我的學校生活，就有一段很不平而可憐的事實顯現在眼前。

我所進的是N.埠裏惟一有名的教會學校，是崇拜耶穌的，是講研博愛的，是注重聖經的。所以在校裏有很多受義務教育的孤兒同學。學校當局不但給伊們有受教育的機會，同時因為要符合博愛的標榜，還供給伊們關於生活的一切。不過事實上，伊們所給予那班孤兒的生活，是很可憐的，所有的條件是很苛刻的。譬如說，有一個孤兒，伊是受學校當局幫忙的；那末伊無論如何，非得出賣靈魂不可。我怎麼可以這樣說呢？像我們普通出錢的同學，雖然平日也要讀聖經做禱告，唱讚美詩，每禮拜日被強迫的到禮拜堂去做禮拜，出捐錢。不過對於信教這一節，卻由我們的自由。至於那班受伊們幫忙的孤兒同學或是貧困的同學，就非信伊們的教不可，並且還要伊們違心的担任傳教的工作，勸導尚未進教的同學共同信道。而在伊們畢業後，還得出賣幾年身體，由伊們派遣負担任何工作。那大概是教伊們實行以德報德的德行吧！

好了，越講越叉開去了，現在我講到顯現在眼前的一段不平的事實了。我們因為是教會學校，所以對於英文一課是很嚴格的，往往由外國校長親自担任文法或讀本二者之一的，當時我們的紅面校長，就是担任我們的文法課。當那紅面校長來授課的時候，各同學為着提防校長的緣故，本來就把功課預備得很好，同時因為想獻媚於校長起見，總特別的用功些。不過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同班裏有一個家道小康的同學——因為伊家裏有鋼琴、有留聲機。伊有一副黑曚子的大眼睛，而胖胖的和洋囝囝一般，看上去很玲瓏聰敏，討人喜歡的；可是實際上卻是綉花枕頭——不知道伊是倚仗校長的喜歡故意不答，還是真的未曾預備，當一天上文法課的時候，那位紅面校長問伊一句，伊就呆呆地立一會，翻翻大黑眼，便坐下去了。紅面校長再問伊一句，伊還是依樣一套。紅面校長漲紅着臉，一連問了伊三四句，但是伊卻淡然無動于中，簡直連

站也不站起來，只是俯下頭呆望着。我們全班同學，都靜靜地替伊着急。但是奇怪，再看看那位紅面校長，伊倒也不過把臉更紅一些就是了。依平日的辦法，那一個答不出伊問的學生，就得在座位上站着，等別人回答之後，再問伊懂不懂。如果伊說已經懂了，或者當時再命伊回一遍果然不差，纔准許其坐下。現在那位同學答不出立刻就坐下，到後來校長迭呼伊回答，伊連站也不站起來。紅面校長不但並沒有申斥伊，由伊坐着，而且毫不在意地繼續命別的同學讀起會話來。

此時伊忽然叫到一位同學。那位同學——據伊後來告訴我們，正在想念伊的弟弟——忽然聽到紅面校長高聲叫道："Lily, you continue"，直如一個觸了電的人一般，拋開一切思想，機械地急忙站起。不過因爲在別人讀的時候，伊正在想伊可憐的弟弟，一時就找不到應該接讀下去的地方。結果呆呆地出了一回神之後，便找了一段讀將起來。伊讀了不上三句，那位紅面校長便獅吼也似地止住伊的聲音，狗血噴頭地把伊大罵一頓。那位倒楣的同學，當然，只好捧着皆悲聆訓誨。別人一個個接下去讀了又止，讀了又止；但是伊還是木頭人一般的站着。校長先生不吩咐，伊怎麽敢擅自坐下？我看了這兩件事心裏真有些不平：同是一個『錯』字，一個同學對校長不理不睬，校長毫不爲意；一個同學小心翼翼，反惹起校長的痛責，這是什麽緣故？爲了前一個人家裏有鋼琴麽；還是爲了伊生得一副黑矅子的大眼睛呢？Lily根本無家可歸，當然更沒有鋼琴，又生得一副愁苦的臉相，這就引起紅面校長的憎惡吧？

我們天天晚上，做完了夜禮拜，就在大禮堂裏和全校的同學一起溫課——晚上有一個教員監課。睡的時候，是分兩班的：在十六歲以上的是九點半就寢，十六歲以下的是八點三刻就寢。我當時因爲還不上十六歲，所以我一到八點三刻，就可以去睡了。

在平日八點過後，我往往眼巴巴盼望着長針指到九點鐘上去的。那幾天因爲大攷的關係，我雖然已經攷過幾門主要的功課，但是地理和體操圖畫之類還沒有攷，所以我在睡的時候，總要把日間所溫的功課在床上用心地再記憶一遍。那天晚上我剛把第二天要攷的地理想了一遍，正想朦朧睡去，忽然聽到地板上起了咯咯的履聲。由于日常聽慣的緣故，我就立時知道是紅面校長走過露台到我們這邊來，察看我們是否依照規矩先睡了。我

進迷乎聲靜氣的算是已經睡熟了——事實上我確已朦朧睡去，但並不很熟——生怕伊掛起帳子來強迫你把眼睛閉得更緊些。不料這樣一來，我倒反更甦醒了，什麼經過的事情，都聽得清清楚楚。

校長先生不到我們這裏來，謝謝上帝！伊走進我們的床不遠的國文教員丁先生房間去了。起先是嘁嘁喳喳的紙聲，隨後便聽到紅面校長在發問：『密司丁，Lily的國文大致幾分，平均分數可以得幾分？』丁先生回答伊 Lily 的國文大致是八十分，總平均可以得六十八分。』

『呀！這樣不對，這樣不對；你只可以給伊五十七分。六十分就及格的。你不能給伊及格，伊的英文文法不及格，伊不能升班；我們不願意再培植伊進高中。等伊大致完畢，我就要派伊到幼稚園去做保姆。伊的國文分數你一定不能給伊及格，你寫個五十七分好了。伊一定不能及格！』

『那怎麼成呢？伊有幾分分數，我就該給伊寫——』

『我叫你給伊寫上五十七分！你必須給伊寫上五十七分！』

帝國主義者口上的正義、公平和仁愛，我從那時起就看透了。

本刊合訂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啟

本刊五卷四期

——要目——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每月評話

空穴來風的中蘇密約

戰爭空氣與戰爭煙幕

母教比我

『把全中國抱攏來』

贊成節育

非常時期的婦運路線

國民大會代表問題之檢討

哲人詩人眼中的女人

職業婦女的厄運及其解脫

從嫁後姓名請教陳衛哲女士

婦女的事業——政治

檢閱

易

石石所秋古碧冠沈怡雲明張

微、珠

言音非草然梁英英貝兒譯玉

男女關係的輪迴（漫畫）　幻

史料——英國婦運史略　開劍譯

當我在最高學府的東南（實生活）　江一葦

文藝

娥婆（短篇小說）　落葉

河浜（詩）　乃化

過死（短篇小說）　張苑青

媽媽（詩）　心月

殊途同歸（漫畫）　幻

奮鬪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春野

我從家庭到社會的經過

胡平

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具有求生的本能，即自命『萬物之靈』的人類，又何嘗能夠例外；不過既有了强烈的生存慾，就必然產生出種種不同的求生技術，因而演變成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上自睥睨萬衆企圖囊括全世界的英雄偉人，下至飢寒交迫徜徉街頭的乞丐，和犧牲色相恭爾朝野的神女。這些從外形上看來，好像兩下裏的人格地位，判若天淵；可是反過來從實際觀察一下，却無非是社會背景與本身階級所使然，有幸有不幸罷了。

但我們既處在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時代中，只有把握住現實，信賴着自己，力爭上進，才不至受天演定律的淘汰。這是我的人生觀，也就是在過去生活歷程中所得的經驗。

我的故鄉，在某省淡水下游的一個小縣裏，家中田產頗多，父親和兩位伯父，也都服務政界，家政則由一位最長的堂兄主持，一家同爨的共二十六人，完全服從家長——堂兄的指揮，他似乎具有無上的權威，說話行事，誰都不敢反駁。他頭腦很頑固，對女性非常輕視，兄弟們過了十歲，就送到省會——武昌讀書，姊妹們則除了關在深閨學些女工外，字也不准認一個。我，幸有一位擅長文學的母親，伊，在我五歲的時候，就教我讀唐詩，後來又教左傳、史記……一類的書，並且不是死讀死記，像講故事一樣，因此不知不覺間，便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母親和家人，本不很融洽，除了固定的規矩——問安、吃飯之外，懶得和伊們敷衍。父親終年在外，只有教我讀書，是伊——母親唯一的消遣。爲了這一點，也不知受了祖母多少的批評，伯母嫂嫂們多少的譏笑，伊們見了我，總是說：『三嬸的寶貝，女狀元來了！』『狀元』、『寶貝』，幾乎成了我在家中流行的代名詞。

在這樣優美的環境中，便匆匆地消失了我十五年的歲月，不幸事件的發生，作夢也不曾料到。然而無情的死神，終於奪去了我唯一的慈母。母親的死，是因爲生了弟弟，產後失調，變成弱症，被庸醫誤了的。母親死後剛半年，父親便娶了一位繼母，繼母的性情，忠厚而怯懦，知識見解，更其談不到。對我們姊弟，也是冷冷淡淡、客客氣氣，我從此便陷入愁苦的深淵，度着悽涼的生活了。

祖母七旬壽辰（民國十八年），姑

母從漢口攜着和我年相若的表姐歸來祝壽。表姐是女師的學生，藍衫黑裙，短髮革履，活潑潑地表現出時代少女的風度，伊——表姐和我很要好，天天一塊談心，送我很多新書，我看了便愛得不忍釋手，往往連飯都忘了吃。表姐去時，我忍着心偷偷地把母親遺留下的金戒指，託伊代換現金，訂購了好些雜誌書報，一面讀，一面學着寫，這便是我從事新文學的開始。可是讀了這些書，快樂過後，反増加了一些苦悶，對着牢獄式的家庭，就深深地感到厭惡，總想遠走高飛，變換一個新環境。

封建制度的崩潰，農村經濟的破產，一天天地顯著起來，因而我的家庭，也逐漸沒落，看看支持不住了。平時我們姊妹們雖不問家事，但見堂兄面色的枯黃，額上縐紋的加多，還添了吐血病，我們心中，也漸測知家境困難，接連着十九二十兩年，又鬧了兩三次匪難，農民逃亡一空，田租收不到，變產找不着受主，祖母因憂愁交熾，一病去世；靈柩還未出殯，堂兄又死了。家中妯娌姑媳，平時隱藏着的不協調，現在失了統治者，一旦爆發，便天天爭鬧，儼若仇敵。伯父父親奔喪回家，開了幾度家庭會議，結果決定分析遺產，各自為生。於是喪事一了，父親便攜着繼母和三個孩子（繼母又添了一個妹妹）赴省。經了屢次請求，我三年來夢想的進學校，也得了父親的允許，可是怎樣去投考？考什麼學校？一切仍是茫然。表姐——伊已作小學教員了，幸而還熱心，特地介紹伊一位同學給我作義務補習教師，替我補習英文數理，這時我下了最大決心，無日無夜的苦學，果然不上半年，已得些門徑。暑期很快的到了，我忙着準備報名，不料江漢雨水，同時暴漲，結果釀成空前的水災，鄉間田地全數淹沒；父親整天發愁，我那還敢說考學校的事。等到××地水退，各校二次招生，表姐說：『你還是去報名吧！考了再說。只是你年齡太大（我已二十），又沒有資格，最好借一張假修業證書，去私立高中考插班，大概可以搪塞過去，要想進省立，恐怕名都難報上。』我那時什麼也不知道，一切依伊，伊不知在那裏給我弄來一張證書，就在一個私立中學女生部報了插高二的名，戰戰兢兢的考了一天半，榜發出來，僥倖錄取。我高興得幾乎發狂，父親也很歡喜。接着繳費入學，辦完了應有的手續。那知還未正式上課，『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同學們開會請願，情緒緊張激烈。我是從未參加過這種偉大運動的，只感到新奇、悲壯、滿腔的血，幾乎都沸騰起來。不幸

經過了當局幾度的高壓，救國的火燄息了，生活也趨於平靜了，宛如暴風雨後籠罩着昏暗的夜幕，週遭一切，都感到空虛、無聊。偏偏還有一部份同學，把救國運動看得和演劇一樣，事過境遷，居然很安穩地蛇到宿舍中，談起愛人朋友來了。課堂上抄筆記，就像寫情書，再不然，就在校內鬧朋友（同性的）。有一天，高三同學梅，和我在一塊讀了半天英文，伊的朋友瑜，便指桑罵槐的數落了一大陣，說我不要臉，奪伊的朋友，真的，梅也像果然背了理似的，從此見了我便不敢說話，却又暗地裏寫些信給我，瑜也行坐不離的監視伊。我着實好氣，好笑，怪道一般人說什麽女校中鬧同性戀愛，原本也有點奇特；要不是這樣，朋友不是多多益善嗎？為什麽定只許兩人一對，不容第三者參加呢！

但是自從經過這場小小風波後，心中突然有點矛盾思想，一面鄙視伊們，一面看到伊們的親暱，又有些羨慕，每天獨行踽踽，也感到無限的孤寂、惆悵，幻想着如何找得一個知己的好友，安慰自己的心靈，這或許也是青春時期的一種必然的心理吧！

水災後，各機關開始欠薪，父親維持不了家計，便應友人的召，往廣西去了。繼母是向不問事的，一切經濟的支配和瑣屑家務，無形的累到我身上，我因感生活不易，便想利用寒假謀點工作，補助自己的學費，可是心底儘管思量，却沒有勇氣求人。到了期考快完的那天，同學都各自整理衣物書籍，教室宿舍亂哄哄地，我一人挨着爐火與窗外出神，梅悄悄地走來，我吃了一驚，自伊和瑜鬧後，我總未多理伊，然此時見伊和顏悅色，又不好不應酬，便問什麽事？伊說伊父親（當律師）的朋友要請家庭教師，問我願不願去？我不禁一跳，問伊怎麽知道我想作事。伊笑着告訴我是伊看了我的日記的。我當時雖有些怪伊，却不能不感謝伊的好意，便略詢形，又思考了一下，決定去担任。假後三天，就去開始授課。主人某，是某廳科長，年齡約四十左右，臉上浮着虛偽的微笑，對人彬彬有禮。學生兩人，都是十五六的女孩子，舉止也很安詳。我自然很盡心的教伊們。

落雪的一天，我出的作文題是『雪』，伊們作了一首俗詩，我隨便改了，不二天又去授課，某科長早就在家等候，一見就說：『先生懂詩嗎？現在女學生，很不好弄這玩意啊！』我聽了這樣輕侮的語調，有點動氣，便侃然答道：『詩有什麽難懂；並不見得神祕深奧呀！』他馬上換了恭敬的口氣說：『昨天請了先生給小女們

改的詩，知道非深諳詩中三昧者不能，求之現代女界中，眞是鳳毛麟角呀！』眞的，人的心，有時奇怪得很，明知對方恭維的話，是假的，却又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從此他便每天藉故和我談詩論文，幾乎把授課時間完全犧牲了。

不久學校開學，我和他（某科長）家往來漸疏，但他家總不斷的送些禮物表示敬意。這樣過了兩個月，我的假證書，被教廳查出駁下，照章應該退學，只是我幾經奔門，才能入學，一旦中途而廢，當然不甘心；四處託人，都說沒法，不得已，想到某科長，他在教界似乎有點聲望，爲了學籍，只好赧顏去求他。他一聽之下，非常同情，大罵現社會教育制度不良，使天才抱屈，接着又說我入的某中學，程度太差，在那裏畢業，也無甚用處，况且有實學，就可服務，何必定要入學校。現在大學的某某教授，都是未住過學校的。他有一好友，任某校校長，正要聘國文教師，如果願意的話，絕對可以負責介紹。我那時閱歷很淺，又受了意外刺激，更想到家計艱難，自己急於謀發展，於是在感激之下便應允了。不到幾天，果如約給我薦到某中學任教職。我第一次和學生談話，怕得直抖，惟恐答不出學生的問難，幸而日夜看參考書，總算應付得過。不到兩週後忽然接了某廳公文封套送來一封信，拆開來一看，是某科長的一首長詩，很顯明地說出求婚的意思。這突然的襲擊使我痴了，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又來了兩封信，一次比一次緊。且帶着要挾的意思。我懊悔、灰心、痛哭，又不敢告訴人。誰知我儘管秘密，同事儘管喧傳，結果鬧得『滿校風雨』，在衆人的譏笑下，我日夜如坐針氈，彷徨着思慮了五天，記起母親教我『士可殺不可辱』的話來了，我受了勢力的壓制，金錢的誘惑，豈不是絕大的恥辱嗎？無因的施與，完全是一種釣餌，又有什麼可留戀的。決心吧！不要忘了自己。我肯定了主張後，心反而鎮定了，隨即寫了辭職的信，從此離開了學校。

這是我由家庭踏進社會的一段經過，此後因知識的啓發，和實際的體驗，性情鍛鍊得剛強多了，雖然父親因病失業，家庭生活的壓榨，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但浮沉人海幾年，幸不被狂濤吞沒，欣慰中尤懷着恐懼，世路多麼崎嶇啊！

最後謹以兩句古語，獻給初入社會的姊妹們作我這段生活史的結束：

『立定脚跟樹起脊，展開眼界放平心！』

迎歡直接訂閱

阿生哥

落葉

阿生哥，身子高、手脚大、小鼻頭、細眼睛，時常對人迷迷笑，人家對他也迷迷笑。

『哈！阿生哥，你眞是好本領：上岸能挑，下水能搖，跑到山上打虎跳。哈！』

阿生哥聽得非常高興，做起事情來就特別有精神，你叫他去鏟土，他要把地皮墾起三尺；你叫他去拔草，他要把草地拔得如新剃的和尚頭一樣光；你要他去舂米，他準能把白米搗成細粉。

但是不到兩個時辰，阿生就會塌的坐在樹蔭下或者豬脚邊，口上含着一支老刀牌，把細眼睛合成一條綫，再過幾分鐘，老刀牌化成青烟飛走了，阿生哥尖起小鼻頭，張開大嘴巴，仰面朝天呼呼地睡着了。

『阿生哥醒來！』同伴叫着叫他。

『唔！媽媽的！唔！』阿生哥把大口張得更大一點，嘴角的黃涎，緩緩地流了出來，流到耳朵邊，再滴到地上。

『吃飯吧，但不用叫他；鬼東西，他是專愛睏覺的。』

『唔！媽媽的！我聽見了。飯！』阿生哥，翻身爬起來，擦了擦小眼睛，小眼睛居然放出光輝來了。

『喂！阿生哥，你吃了五大碗了，還儘吃下去嗎？』

『唔！媽媽的！哈呼哈呼；好吃來！』

『哪！你哈呼哈呼又是一碗了——六碗！』

『唔！哈呼哈呼！』

『哪！七碗！』

『哈呼，哈呼，哈呼！』

『哪！八碗…………』

『哈呼…………』

飯碗放下，又是老刀牌，老刀牌還沒有化成青烟，阿生哥的細眼睛已經緊緊地合上了，大嘴慢慢地裂開來。『卜！』烟蒂頭落在阿生袒露的胸膛上，『之之之』火在胸毛上燃燒起來。

『唔！媽媽的！見鬼！唔。』阿生哥把烟火輕輕抹去，微微張了張倦眼，立刻又呼天哈地的睡去了。

『喂！醒過來，鬼東西；這麼大的鼻息，討厭！』同伴舉起帶泥的腳，踢在他的屁股上。

『唔！媽媽的！見鬼！唔唔唔唔……………』

『太陽已快落山了，你們都來吃飯算錢；但不用叫他，看他睡到天亮。』

『錢呀！唔，我早聽見了。』阿生哥拍着長腿，伸了個懶腰，笑了出來。

這樣，同伴大家都不敢請教阿生哥幫忙了。種田人今天我幫你，明天你幫我，一塊錢做四天，散工是天大的報酬。阿生哥只管吃，不管做，有誰要他呢？

『好吧，你睡個痛快！』阿生嫂又瘦又小，獨自個到田頭去忙種菜，忙拔草，到夜晚伊帶了青菜，帶了玉米回來，燒熟了捧到桌上說。

『唔！媽媽的！哈呼，哈呼，哈呼！』

『唉！阿生，你都哈呼哈呼完了嗎？』

『唔！哈呼…………』

『唉！我餓了呀，阿生。』伊只見老刀牌已經從丈夫唇邊落下，阿生又在打着深深的鼻音了。阿生嫂沒有辦法，只好空着肚皮上床，空着肚皮下田，伊就此瘦了病倒。

『唔！媽媽的！拿飯來！』阿生哥攤開兩隻蒲扇般大的大手，打了個欠呵發着命令。

『唉唉！家中什麼都給你哈呼哈呼完了呢。』

『唔！媽媽的！還有一個婆娘，不是嗎？』阿生哥飢餓得心上發慌，睡魔已逃到九霄雲外，就連晚上也合不上細眼睛了。怎麼辦呢？他雙眉緊鎖地跑到飯店門口，尖起小鼻子來聞葱油香味！他的嘴角，就有兩道口涎，像泉水般的流瀉下來。

『喂！阿生哥，進來哈呼一頓吧。』

『唔！還有啥話呢？媽媽的！拿飯來！』

『啊！啊！阿生哥，今天真了不得呢，你已哈呼了太多了。算了吧，下次再吃；錢呢？』

『哈呼，哈呼，哈呼！』

『哪！十碗了！』

『哈呼，哈呼，哈呼，哈呼！』

『哪！十一碗了！』

哈呼，哈呼，哈呼，哈呼，……

……』

『哪！你這樣，只能把老婆賣給我。』

『唔，哈！你說真話嗎？媽媽的！你真要？』

『真要，多少錢？我可以轉賣給

別人的。』

『隨便你。媽媽的！鬼東西病着。』

『也不要緊。病的，價錢應當便宜些。』

『你說價錢多少？』

『我說頂多六十塊錢，頂多。』

『唔！媽媽的！我本錢要二百塊呢。』

『哼！那是你老娘出的，你不曾化過一文。』

『八十塊吧。』

『錢呢還是六十塊，不過我許你來我店里，哈呼兩次作添頭，那你今天的錢，就可以不付了。懂得嗎？不過你將來不准反悔的。』

『唔！那倒閑話一句，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哈！好極了。你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末好的文氣話？』

『唔！白先生的大官官教我的。』

『那我們還應當寫一張紙，萬里江山一點墨，是要緊的。』

『好的，聽你的便吧。拿一盆紅燒肉來，你不是說今天的錢不用算了嗎？』

『當然；可以。』

× × ×

阿生嫂朦朧地仰臥着，微微的伸吟着，忽然，看見一大羣男人闖進門來，嚇出一身冷汗。七八個大漢衝上前來，抱起伊，把伊放在牛車上。伊起初還以爲在做惡夢，等到車子轆轆地響了起來，伊才竭盡畢生之力，哭號出來。

『啊呀！阿生，快來快來救命呀！救命！』

『賤婊娘，老子不要你了；老子討厭你。滾你的蛋！』阿生哥躲在門背後說。

不久，阿生哥把老婆的賣身錢都哈呼完了，天又冷，又沒有家，怎麼辦呢？只得在路上行乞。

『啊！爲什麼哭泣呢？阿彌陀佛！咳咳！』一位剛從唸佛堂回來的七十多歲的老婆婆，一邊咳嗽，一邊哀憐地招呼他。從此，阿生哥又有了家，因爲老婆婆不但無兒無女，而且略略有些積蓄。

『哈呼，哈呼，哈呼！唔！媽媽的！』

『你自己罪過呢！青年人，你駡我！』

『媽媽的！哈呼，哈呼，哈呼！』

『你爲什麼還樣吃得下呢?!呵！』

老婆婆放下唸佛珠，又替他添了一滿碗白米飯。伊一邊遞給阿生哥，一邊心上想：『啊！我積德在地上，就同積行在天上呢。』

當夜老婆婆叫他睡在板櫈上，把

自己的棉被分一點給他，不料阿生哥怕冷得很，等到三更過後，却偸偸地摸到老婆婆床上去了。老婆婆從夢中驚醒過來，哭駡道：

『啊呵！你這個天殺的呀！我的大孫子，如果不死，也比你大三歲呀！你這天殺的呀！……』老婆婆哭得老泪縱橫。

第二天，阿生哥又在大雪中哭泣了。走一家，又走一家，滿望討些東西來哈呼哈呼；可是誰也討厭他。

阿生哥沒有辦法，只好跑到外村去討飯。他站在大樹底下，躱避雪花。

『啊啊！你是阿生嗎？你這個好負心的東西呀！』忽然，一個少婦從樹後閃了出來，顯得齊整美麗。

『唔，老婆！是你嗎？救救我！媽媽的！』

『啊啊！負心人，負心人！你爲什麼賣了我呢？』少婦的眼內，放射出憐憫和恩愛的溫情來。『嗚……嗚！阿生，你假使不賣了我，我總不致于叫你討飯的，嗚……』

『唔！……唔，媽媽的，誰叫你生病，不能養活我呢？唔！別哭啦；你有飯嗎？我餓死了！』

『跟我來吧，今天他和婆婆都上城裏去了，你可以坐下來吃個大飽。』

理想中的女人

小口

甲——老張，你年紀快到三十了，不討個老婆儘發牢騷爲什麼呢？

乙——唔！我正在物色理想中的女人呢。

甲——喂！你不是有好多密司朋友嗎？

乙——全不是理想的；恰恰相反的。

甲——密司陸鵑說學問很好，對你也不差吧。

乙——唔！你看伊的一副尊容………。

甲——那末密司李不是嗎，東宮？怎樣？

乙——唔！小氣得要命，誰吃得消，還能討個小老婆嗎，你想。

甲——那名士呢，人人羨慕的好學問而且美風儀的？

乙——唔！脾氣驕慢，一點不肯服從聽話。

甲——啊！有了；那小百靈怎樣？好脾氣，順服得如羔羊呢。

乙——唔！太孩子氣，怕將來不能經濟獨立幫家。

甲——喔！有了；密司史聽說是工讀生呢；伊白天讀書，晚上在外邊做事，每月還能多下錢來帮助貧苦的女同學呢。

乙——不，你差了；伊的意旨非常堅强的，女人有了意旨還成嗎？

甲——眞的！我倒想起來，你和索影的關係怎樣了？有希望嗎？伊可能勉强合得上你的條件吧。

乙——唔！現在我心灰了，因爲伊家的財產大半是地產，目下地價一落千丈，何况伊爸爸不十分開通，將來嫁女兒，不見得肯和兒子平分家私的。這區區我也不上眼。

甲——我的意見却和你不同，現在法律上女兒有平分家財的權利，你把伊弄到手了，不公平時，竟可依法起訴！

乙——唔！你眞糊塗；我就怕這種麻煩事情的人；我需要平安；我寧可等待着，何况伊……。

甲——何况什麽？

乙——唔！伊爸爸也只有了些呆板的財產。

甲——啊！有財產不是已經很好了？你知道『世界萬物錢爲貴，財可通天自古言。』說句知己話，我的女人要我做什麽，我總百依百順。爲什麽道理，就全看在錢面上的。要不然，你看我的脾氣也很大的；是不是？

乙——呵！這就是老趙說的，每次爲了很小的一件事，你夫人終得要命令你跪上兩三個鐘點的理由了。

甲——老趙這傢伙眞不是個東西；他自己戴上同情的面具，裝着一張小白臉，更利用在社會領袖的地位，不知弄到了多多少少的女人和財產。被弄到手的女人，都把財產情情願願的交出來給他管理，於是他就設法遺棄那女人，只把伊的財產留下。他的本領好透了。

乙——呀！你怎麽會知道他的呢？他現在外面聲譽非常隆重呢。眞是個幸運兒！

甲——這就叫作英雄眼裏識英雄呀！不過言歸正傳；你我是管鮑之交，我倒勸你早些討個老婆，你不妨把理想說出來，看大家朋友能不能帮點忙。

乙——唔！我問你，那天在府上打牌時候坐在左首——就是第一次做莊家的女人，是不是沈委員長的小女兒？沈委員長不是擁有鉅產的得勢偉人嗎？

甲——呀！你怎麽知道的？眞不差呢。

乙——伊訂了婚沒有？

甲——沒有；不過男朋友是很多很多的。伊是我女人的表親。伊的男

原文献残缺

原文献残缺

月夜泛舟（詩）

心月

幽靜的月光，
幽靜的水光，
西湖的碧波中心，
祗有一個淺綠小艇。
今宵我們是，
是宇宙的主人。

× × ×

夜風吹得那麽溫馨，
像是同情，
同情這遼遠的遊人——
啊！不是遊人，
是夜風吹集了的
吹集了的浮萍。

× × ×

我說：「看…………
這水是多麽清澄。」
半晌半晌，你、
你靜默着，
靜默着在說：
「可是更清澄的是你的心。」
你說：「看…………
這月是多麽光明。」
半晌半晌，我、
我靜默着，
靜默着在說：
「可是更光明的是你的胸襟。」

× × ×

你不談英雄，
你不談美人，
你不談怎樣賤賣命，
你不談怎樣悅世人；
你說你祗有良心，
抱着良心奔前程。
因此你愛上帝，
你更愛友人，
愛老的弱的任何人。

× × ×

我有一個小小疑問，
這疑問，我願意
拋入碧波的中心。
如果青天准許，
准許這暗澹的生命
有渺小的懽欣、
啊！我忘不了的呀——
今夜的湖山，
今夜的友人。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三)

牛春野

『你簡直像小鳥一般快呢，新娘子；飛來飛去，也像個蜜蜂。』

新娘子笑了一笑，算是回答；但是飛得更加快起來了。

這一天晚上，大伯伯回來了，而且帶回了三斤鰳黃魚，給女人們下飯。婆婆和大伯伯小叔叔在廂房中商量了好久好久，商量些什麼，新娘子並不在意，伊只在捧進晚飯去的時候，看到他們一同坐着講談，三個人的面上，都是笑迷迷的。大嫂子抱了福官，坐在遠遠的角隅裏靜聽着。桌上除開一盞高脚豆油燈之外，還放了一大把文件。大伯伯看見開飯進來，就說：『等一會再商量吧。我餓了；姆媽，我們先吃飯吧。』足見的確是在商量事情。因前幾天信差送來了很多種的食品，還有好幾封信，這些都是新娘子在門口碰到了信差才看見的，伊並不明白也並不想明白其中的底細；但是現在家中有了事情而且是好事情，這是新娘子所感覺到的。伊是家人中的一員，伊當然也很興奮，特別是三斤鰳黃魚乾。大伯伯是素來主張『做人家』的啊，今天他居然買來了鹹魚，而且說是給女人們吃的。

此時阿發公公也正在燈光下和阿發婆婆談一件得意的事情。

『你想方家三娘又要買田了。眞不容易呀！』阿發公公輕輕地抓了一撮潮烟，裝到烟斗裏去。

『噢，眞的嗎？那末中人呢、你?……』阿發婆婆把板桌上豆油燈推過去一點，以便丈夫把煙點燃起來。

『你別着急，自然逃不了我。』

『我說三娘做人良心好，伊終不忘我們，天也該照應伊。伊從年青就守節，苦也苦够了。眞的，我們能弄到多少錢呢？』阿發婆婆看看丈夫的烟斗在油盞上一撳，燈火幾乎滅熄了，連忙在自己的小髮結上拔下銀針來，把燈草跳起一點。

事情並不這麼便當呢。我們的錢，也還不能說，』阿發公公放開煙斗，咳了一下，又輕輕地捋着三根稀稀的白鬍子，說了下去。

『三娘因爲伊大兒子帶了一些錢回來，二兒子帶回了按月的月錢，三兒子，嘿，就怪，本來人家都說是失業的那個病鬼，居然寄回了三百元來。所以三娘，决計想要那塊王敏之的要賣的高田。伊的大兒子怕就要回來

辦理這件事；但是事有湊巧，八叔子嘉寶，前三個月也同王敏之談過了，只是價錢說不合，因此就延宕下來。前幾天我到王家去談過，敏之就說應該先去聽嘉寶的回音」，再作計較。嘉寶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想想看！」

「啊！那什麼事情怕弄不成了。你對方三娘說過沒有？」

不久，這個新聞被傳遍全村，因爲黃狗村地方不大，只有三四百家住戶，而住着瓦屋並不靠種田吃飯的人家，只有三四十家。那就是，方姓的一部份：他們散居在村前村後，大半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其他的大部分方家，是學着祖宗種田過活，更少的幾家，是改了讀書爲業的。方三娘的大兒子，是數一數二的秀才出身，現在是在M鎮上當個發館先生，着實被村中的人們尊敬着。他是少年老成，管理家中三個兄弟，嫁出一個妹子，就迷母親，也是惟命是聽的。可惜他還有兩個叔父，一位八公公，是千方百計只要向他借錢用，一位八叔父，啊！那是個什麼呢？——魔王！如果我們可以如此大胆地稱呼他。只要除開了這兩位，在這方門之內，他方國傑，當得起黃狗村上的小鄉紳的一員而無愧色。

今天是清明，方氏合族的祖祭，就在正清明的那天在方氏家廟里舉行的。這是個稀有的盛典，單單祭田，就有二三百畝，加上沙地墳山，每年的收入很大，所以輪到祭祀的一家，就有好些油水可沾。今年是輪着塌鼻頭公公當清明，大家知道塌鼻頭公公是個喜歡場面的人，所以遠近房族，覺得今天的清明酒，是一定非常豐富的。一頓，早上五點鐘，東方還未射透紅光，族長太公，房長公公們，宏才公公，庭芳公公，還有一些進了學的後輩，如像介眉、國樑、東生，都穿着長袍馬掛，威武堂皇地聚在宗廟大廳上，其餘的男人們　也都披上藍竹布長衫，或是粗布大掛，只是不穿馬掛。廳上八扇大門，都朝南洞開着；廳樑上燃着一大盆紫檀香，一對二尺高的金花大紅蠟燭；周圍壁龕上幾千個神主牌位面前，燃着幾百對五六寸高的金字紅燭，紅燭中間，各有主香三支。祭檯上，還供着三牲福禮，福禮上，貼着大紅喜字或福字，檯左邊吊着兩個大鯉魚，是希望子孫能夠跳龍門的意思，左邊放着一袋裝荳麥穀子等小麻袋，是希望五穀豐盛的意思。檯前懸掛着一條大紅繡花緞子的桌帷，雖說是久年的東西了，因爲一年只用一度，緞子還是閃閃放光，二龍搶珠，五福捧壽上的金線銀線，在滿堂紅光輝煌香烟繚繞中看起來，就比落

日晚餞一般富贍和莊嚴。

塌鼻頭公公是主人，照例做司儀員，他摸一摸鬍子，拉正了衣襟，一恭二敬地雙手捧出家譜，放在祭棹上。家譜上面寫着『五世其昌』四個大字，然後悠長地唱起叩首跪拜來。族長太公，拖着三寸長的一條白髮小辮子，開始三跪九叩首的行起禮來。當他僵硬地叩下頭去的時候，小辮子一蹺一蹺地，兩旁排列着長袍隊伍里有幾個年青人，眼睛一亮，嘴角一斜，似乎想笑，但是一看到衆人一副嚴肅正經的神情，只好把自己的面孔也拉長了。接着是房長公公們，他們中間年歲不齊，一行十五人，拖着長短不同的大小辮子，穿着綢布不等的袍掛，整齊地跪拜着，只有祥生，他比族長公公還年長，一起一跪，很費吃力，最後跪下去時，他竟然卜的一聲跌倒了。幸而後輩們立時把他扶了起來。于是衆人都依着輩分，再依着長幼，分別都行了禮。廳外階前的一對大香爐內，此時便焚燒起經佛紙錠來，紅光爛爛，恰和初升的朝日互爭光輝。階下一行人衆，已把十九隻白皮嫩肥猪扛了進來，劃成一斤的、二斤的、五斤的，每斤爲一頂。塌鼻公公雙手捧上名單給族長太公，太公張着老花的眼睛，似乎很仔細地看着，其實他並不能認識全數子孫的名字。『祥生你唸吧！』他把名單給這方氏的惟一拔貢老爺。

族長太公是獨得猪頭四個，上好後腿肉四十斤；房長公公們是每人得猪頭一個，上好肥肉十斤；此外衆人每人各得肉一斤，中了秀才的加二倍；祥生呢，得五斤，外加前腿一只，這是族長太公特賞的。男孩子未成年的，也得一斤肉。分完畢了，掛在大庭中，累累滿目。廳上酒菜已經安排好了，這時大門外來了好些女人在張望。

『知道嗎？女人是不能進來的，這是宗廟重地。』

『是的，是的；塌鼻公公，我們只站在門口望望。肉分好嗎？我們想早些拿呢。』

『走開點！大家在說閒話了。女人站在家廟門口，成什麼樣子，難道等一回就來不及嗎？我們快要喝酒了；快走開些吧！』

『我說塌鼻頭哥你爲什麼不把門外的女人驅散？這個莊嚴的宗廟前，站着一大羣女流，成何體統?!』

『是呀，這些寡婦們眞是沒有辦法，每年總是探頭探腦，要想早點拿到肉。』

『啊！不過伊們也是作孳的，兒子年紀小，有肉不能來拿，又沒有丈夫，有些丈夫兒子都死了，只好自己

拋頭露面的出來』。

不知誰說了這一席不合理的說話，于是大家以爲可怪把眼睛四面張望，要把他找出來，糾正他教訓他；不過因爲這時大家正在忙着一邊動手吃酒菜，一邊正討論方氏的大計方針，以及給新生的男孩子上譜等等，聲音非常嘈雜，也就忙着別的去了。

門外的確有好些女人在等待。年老的多，衣衫都很襤褸，垂着頭，手撑在門前大松柏樹上或牆壁上，在低聲的議論。本雉的娘，七十三歲高年，三寸小脚，伊站不動了，就那地坐着，摸摸小脚上的鷄眼，頭上的幾根稀疏的白髮，被春風吹得飄飄四散。

『婆婆，阿福的名字帶去了嗎？』

『早早帶去了，怎麼能忘記。這是我的房頭上第一個後代呀。』

『婆婆，屒屒的名字也請大哥帶去了嗎？婆婆，你有兩個後代上家譜了，我想。』

『唔！你眞是新娘子，不懂事，天下那里有給女兒上家譜的？女生外相，生個女兒，和方氏有什麽相干？就是我生十個廿個孫女兒，也是等于沒有的。我們方氏門里的規矩，就是女兒長大了一百歲，也不能走進祠堂里去的。男孩子，就不同了。阿福的娘，你記得嗎，去年阿福在三月初三早上生下地，到中上就拿到一頂肉，是不是？不過因爲名字當時還沒有決定，所以要今年才上家譜。你，新娘子，如果要想上家譜，就得等生了兒子。』婆婆說着，放下了煙袋走到房中去了，這里只留下妯娌倆，各自抱着小兒喂奶。

薄暮時分，方國棟手里拿了一大串肉，搖擺着回來了。『看！這是我們福官的份兒。等往後他進了秀才，還要加倍呢！』他笑吟吟地把肉遞給妻子說。

『呼噎，呼噎』，坐在客堂前走廊里竹車上的屒屒，居然伸出小手，想來拿肉了。

『屁！小鬼頭，摸摸你自己的屁股。哈！』大嫂子看新娘子到廚房里燒飯去了，逗着屒屒說笑起來。伊一點不理會丈夫在對婆婆說今天議決的什麽事件，以及他如何地出力爲他們幫忙，登記新生小兒的名字等等文維工作。

新娘子正在捧出香噴噴熱飯來，婆婆就坐在廂房的近門口一邊，小叔子和大伯伯同坐在婆婆的對面，大嫂子帶同福官，坐在下邊。大家的飯碗將要碰在口唇上。

砰爾！砰砰砰！客堂上突然有人猛搖着八仙桌子。

『啊啊啊！……嘉寶叔叔！』

婆婆探頭一看驚叫了起來。

『國樑！給我滾出來！我來請問你：你們發財了，要買田治產了嗎?!把我的債先還清！滾出來！』八公公在客堂上吼得像老虎一般。

砰砰！硼硼硼！『三媽媽，你的兒子們發達了，敢來買我所要買的田！你們敢搗我的蛋！你們老三欠我的債，先給還清，給我滾出來！』砰砰砰！

這時候天快黑了，鷄羣從田野間回來，經過走廊，正想從客堂走到後客堂的角落里窠中去安睡，忽然碰着一個高大漢子在堂上吼叫冲跺得奔跑往來，給攔住了去路，這眞是非同小可！七八隻勇敢的雄鷄們，頓時鼓動着雙翅，胡胡胡地飛撲到八仙桌子上，飛撲到八把太師椅上，飛撲到古老的大茶几上。『咖咖咖！喔喔喔！』『喔喔喔！咖咖咖！』一邊飛撲，一邊怒罵着。八公公看見進三媽媽的鷄羣都敢胆大妄爲，天翻地覆目無王法，眞是火上加油，氣得他兩眼反白。別別拍拍，他就開始用脚去跌鷄子。

『嗰嗰嗰！………』一匹黃黑花羽毛的老母鷄，看到自己的一個孩子竟然血肉橫飛，慘死在地上，就立刻奮勇飛撲過去，啄敵人。啊啊！它眞的一口啄在八公公的面上！

砰砰砰砰！硼硼硼硼！『混帳王八蛋！國樑滾出來』！

『咖咖咖！喔喔喔！』『嗰嗰嗰！』雄鷄母鷄一致胡胡然撲飛叫嚷和八公公混戰做一片！

國樑已經輕輕地溜到樓上躲去了，婆婆哭倒在飯樑上，小叔子兩脚索索地發抖；新娘子也聽得閙聲走出來，站在婆婆身邊，驚駭得面色慘白；大嫂子氣得咬緊牙關；福官則在放聲號淘。

砰砰砰！硼硼硼』豈有比理！混帳王八蛋！滾出來！』八公公吼着；『喔喔喔！咖咖咖！嗰嗰嗰！………』鷄羣戰撲着咒罵着。

五分鐘過去了，戰爭還在繼續着！

婆婆哭到廚房里去了。伊偷偷地倒了鹽甏下的鹵水來喝。伊不願做人了，因爲伊實在沒有辦法。這里兩個媳婦追了進來，趕快把碗搶住。婆婆哭泣得嗚咽不成聲了：但是客堂上戰爭依然在繼續着！

『我們想個法子吧，新娘子，好在我們是媳婦兒，他終不能打死我們的。來！我們一同去救鷄子！』

『好的好的，眞是太欺人了！』憤怒使少婦們勇敢起來，伊們一同走到客堂去。

『八公公，有話好說呀。大家都是自己一家人』，大嫂嫂教新娘子如

此這般先開口說；因爲新娘子，是新來的，公公們應當格外客氣些。

『如果我們欠了公公的債；公公可以拿出借據來，叫國樑還的，何苦欺逼我們婆婆呢！』大嫂子聲勢洶洶地接了下去。『何况國樑現在並不在家里，小叔叔病體還沒有全好。』

你們女流之輩，我不跟你們多說。明天我來找國樑，叫他看看我的手段！』公公居然被姪媳婦們打退了。

鷄羣進了鷄窩，家人聚在廚房里，婆婆還坐在燒火凳上流眼淚，厭厭在草堆上陪着婆婆哀哭，連床都哭出來了。

『你爲什麼不出去見面同他辯白呢？我們欠他鬼債！』

『要是我出去，準會被他打幾棍的；你豈不知道他的性子嗎？』

『大哥的話不差；我也怕得很。你看他拿了門閂棍奔來奔去，像瘋狗樣的；還是避避鋒頭好些，』小叔子慘白了面孔凄然地說。

『唔，唉！你們的爺眞害得我不淺。自己早早死去，留下來一大羣孩子；可憐我在叔伯的威逼下，在惡婆妯娌的欺壓下，才把你們九病十災的個了長大，現在免强吃口苦飯，還得被叔伯淩辱，這都是你們爺的害人呀。做了女人，終是畢生受難。唔，唉！你們都去睡吧，讓我坐在這里。』

『姆媽，你不要傷心，你的兒子都大了，什麼都由兒子來担當：吃官司、坐監牢，都由我們去。明天我寫信給二弟，大家商量個對付辦法，他這麼常常來打罵人，怎成呢！』

『大哥，你的話不差，我們應當叫二哥同他說話，你同他又不大能多說。照理爸爸死時，我們都只五六歲，吃的是祖上的租米，何用欠他債呢？』

『唔，是呀；就是你們爺死去的時候，並非沒有職業，恰恰相反，他的錢却比他們弟兄反多些。他臨死時，衆弟兄擁擠在他的書房里，把門關得緊緊的，不要我進去，等到半夜過後，你們爺只好直凝的叫喊我的名字，我站在門外哼泣到天亮，直到太陽出得高高，照在樹上了，才開了門。那時只見滿地是書，滿桌子是文件，而你們的公公已不能說話了。我跪在床邊，他一把拉着我，用手指指自己的口，又指指我胸口。在平時，你們公公是素來難得離開書房的，到內房來走一下時，我又忙着孩子多，大家難得說一兩句話，這樣叫我怎麼能知道他是否欠他兄弟的債呢？那時八公公，還只十多歲，何况……』

三更打後，兒子媳婦都散去安睡了，忽然，聽得婆婆房中有嘤嘤的微

聲，大家本來在提心吊胆的防備着老人的，這來就都輕輕起來探看。果然，只見燈光從後廂房，婆婆房中移到廚房里去了。國樑立刻飛也似地奔下樓去。『啊，姆媽！你也當看苦腦的兒子面上呀！』他看見母親正在俯身下去傾倒鹽鹵水，一邊叫，一邊哭起來。接着小兒子和媳婦們，又聚在老人身邊，大家痛哭了一塲。

第二天八公公如約而來，大鬧一塲。結果呢，請出六公公來作担保，允許他三媽媽決計不敢買八公公所要買的田，這一筆欵子，由國樑帶到陳翁先生的莊上暫放。直到年底，才由阿發公公給他們另外找到一塊比較次一點的田，終于買下來了。

× × ×

日子慢慢的長了，太陽晒得像火燒一般，滿野的嫩綠禾苗，已經鬱得蓬蓬勃勃，油碧森森，青翠得黯然。農人們滴着汗珠，在田畦中佝僂着捉虫拔草，泥漿和滾熱的水，染遍了他們的半裸的身體。蟬兒在柏樹上唱着催眠歌曲；小草都垂下頭，不敢仰看威嚴的無雲的青天；狗和貓，避在茅屋陰面的槐樹下，伸出紅紅的舌頭，喘息不停。

三婆婆近來不大敢出去唸佛了，晚上熱得不好睡，中飯後，就得假寐一二小時。大媳婦坐在一張藤椅內，把脚伸直了，蹺到一個小竹凳上，一針一針地在繡花鞋。禰官跟小叔叔睡在客堂中的竹榻上。小叔叔在看三國誌，還有一部果報錄，他放在枕頭底下，只拿出一本來偷偷地看，倘使有堂兄弟或者叔父們闖進來，他就把來往枕下一塞，那時他們只看見一部又大又厚的三國誌了。新娘子總從婆婆的命令，因為家內水缸不多，一切洗浣，都應得到黃狗溪邊去。雖然現在正是中午，伊左手抱了胝胝，右手挾着二條蓆子，拿一捲衣服，和一個木桶，出去了。胝胝近來真和媽媽為難，廚房裏草堆上，再不能睡，因為隔壁八公公新近養了一匹小花狗，這花狗，就老是到三婆婆家廚房裏來作客，它常常睡在胝胝一邊，胝胝醒了，小手一把拉住狗尾巴來玩，花狗痛了，就狂吠起來，駭哭了胝胝。那天夜間，就發熱驚啼，吵鬧不堪。後來還接着病了好多天呢。婆婆伊又在叨厭胝胝了，不知為了什麼，伊再也不來抱它，也不許它在伊的床上，暫放一放。放在樓上呢，又怕它爬到床沿，滾下來，打破頭，而且它的一雙小眼骨溜骨溜的對媽看，舉起小手，叫媽香，小口又呼呼啞啞的對媽說話，媽喜歡它，更捨不得叫它受苦。(未完)

× × ×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函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删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結清後。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西門方斜路三德里十號　電話二三一四八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部登記文字一四六號
內政部登記警字一三三〇號